

華陰寄憤三

再造藩邦志



共四

リ 6
4077
3



門外6
號 4077
4-3

華陰寄憤卷之三

平山申是用晦甫輯



起癸巳歲十月萬曆二十一年
盡丁酉歲月二十五年凡五年

癸巳十月叅將高策陳邦哲原任同知鄭文彬壺關知縣
梅游擊將軍錢世禎高昇兵部主事劉黃裳撤歸黃裳初在義
州聞平壤收復星夜馳進軍前其後上卒盛稱平壤克捷之日
臣實同往且請令天朝人與我國開市又見輿地勝覽中
有三浦倭舊說告經略經略信之上卒以為釜山未撤之賊乃原
住倭戶也兵部亦信之至請許弘綱進釜山查驗弘綱到遠矣



知賊兵之未退倭之為誣上本明之黃裳乃自撰釜山銘又
言倭賊已退 天兵直到海上文甚誇詡至是為許弘綱所劾
十月提督平副將兵楊元李如栢張世爵皆天受楊紹先李如
梅李如梧王問梁心李平胡回軍渡江李白沙恒福以詩送別
其詩曰

詔許誅妖孽竿旌出上台國須先復運天降異人才謀定兵
先勝神扶慶大未泥鴻尋有跡留像泪江濱

崔間易空又有詩二首送別

推轂端須蓋世雄鯨鯢出海 帝憂東將 單黑騎元無敵
瑯弓最有風威起夏州遠自重捷飛平坤

閑暇已入邦人繪素中

太平無甚賴英才乞與 朝鮮酸死灰妙射久聞猿臂引神籌
方見虎韜開文從陸海潘江出字扶頰筋柳骨未要大功名
始得人歌言甫際東萊

李提督回去後我 國立祠于平壤祀宋經略及李提督 天
朝又以平壤功加如松太子太保陞都督府左都督時小西飛
等久留遼東封貢之訖亦未決南京陝西道御史蕭如松等奏
為勿特封貢以嚴武備事曰

伏以臣近接邸報見遼東軍門趙燿塘報倭賊自四月十七
日陸續起身益過漢江倭將行長仍羈沈惟敬及王子陪臣伴

送兩日方面倭警安乎顧倭之罷兵也會有乞貢之說與邊
將來約一時全省諸臣反覆論列其不可許之狀已經該部
奉有明旨真與祖訓所載嚴絕倭貢者前後同符無容
再議但恐倭奴勒期甚迫經略便且行事或以許貢促其退
兵亦有然者安知倭奴罷兵之後不以通貢為請乎臣聞日

在海島凶狡異常先年假貢狂逞已有明驗獨賴

布謨宏遠嚴絕貢釁以貽天下之安今閔白以亡命之徒萌
啟疆之念吞併諸島奄有朝鮮其欲竊犯中原者情形已畢
露矣况我大兵相持日久未見屈服而在我亦未能制其死
命乎平壤之師彼雖受挫碧蹄之勝猶猶

貢罷兵之約豈真悔禍朝鮮而盡還其竊據之土乎人民之
亦豈真故命天朝而畏威慕義之

之眾越數千里之遠忽焉過漢江羈惟敬王子陪臣伴送以
自衛其去何無梗也忽焉犯朝鮮則據王京奪平壤八道盡
受荼毒其來何無禁也其乞貢訂約之言一則曰未遲即便
交鋒以決輸贏一則曰少遲則閔白提兵再至其言何無忌
也以此推倭之罷兵豈遂晏然而已乎彼情固將以朝鮮自
我奪之自我棄之矣之可復得也任意而縱橫乘機而竊發
若探囊而啓篋無難也其欲犯中國而阻於進攻之路迫
芻糧之艱得無假之通貢以緩我而徐以肆其復逞之計乎

有如倭之奉表來也不察其狡而輕許之非唯頒之約束彼
又不守定之期限彼必不遵其來也以獻納為名而要厚賞
索厚幣無以厭其非分之望其去也以狂逞為快而掠居民
擾傳舍難以止其劫奪之謀甚至未注 中國漫無禁忌覘我
之動靜卜我之虛實熟我地形之險易探我士馬之強弱窺
我糧餉之盈縮誘奸豪潛為嚮導內通邪黨險偽之徒他日
必有蹈往轍而謀不軌者奈何移朝鮮之患為東顧之憂樂
款貢之名削強場之釁裁如其乘虛而復為朝鮮之犯瘡夷
困憊將無唯類則量留兵將以固我藩維者不可少也如乘
不測而為內地之犯乎登萊保薊關係匪輕則嚴加保障以

固我畿輔者不疎也抑或分兵揚帆四散而為槍掠之計乎
則浙直閩廣之間倭艦在口可通防守宜慎則戎玩寇以倣
疎虛者不可緩也蓋自有倭報以來凡沿海要害之地咸蒙
皇上留念增官選將餉益兵添設以戎嚴者固不周悉試
申飭之未有不為 朝廷效死者苟徒以倭之乞貢為憑而
不申嚴防之令則遠憂近患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猶不沮
款虜之事乎我以厚利悅虜之口虜以和好怠我之志及
虜渝盟卒致邊事大壞極契不可收拾者則以徒恃貢而不
修武備之故也不勝區區之憂奉

聖旨倭奴詐偽何能恃和弛備兵部知道給事中許弘綱劾經

略宋應昌妄許封貢誤 國懷事勒令致仕革職回籍以兵部
左侍郎顧養謙代為提督軍務留屯寧遠衛養謙子冲菴南直
隸揚州府通州人也既習徑略又力主封貢 天兵大半回去
京師亦頗修葺尹年壽李恒福等力請回 轎於是 一車駕自
海州還京師申文貞公欽以吏部郎扈 駕而還以詩督頌其
詩曰

華岳彤雲拂曉晴咸池初日絢龍旌
唐家海岱清萬世懽辭環遠通百年
休運恢貞明詞臣無補
涓埃效拈筆丹墀賦洗兵

上既還京師遣領中樞府事鄭徹漢城判尹柳根等奉表謝云

京收復 天子賜銀幣獎諭總督令摠兵賂尚志等選我 國丁
壯教演浙兵技藝設訓諫都監以都體察使柳成龍刑曹判書
李德馨董其事十一月給事中張文華以東証訟貢議封均屬
失策上本極論曰

臣文華言伏以蓋自倭奴威脅諸島侵陷屬國為我 中國
慮近閱歲矣勤宵旰頌 旨不知其幾所差文武將吏不
知其幾所調集官兵批發帑金不知其幾竊惟當事者計
必滅此朝食不然即堅持自守之計據險扼塞坐困其故無
不可者慎無容苟且目前以貽日後憂也頃聞証倭邸報及
遼東按臣周惟翰一疏謂大謬不然者奈之何始而畏倭之

不去而媚言于貢繼度貢之難行而借言于封哉夫自貢之
說一出廷議紛起所為扼腕而歎借者而籌者反復其不可
狀甚悉至蒙 聖諭赦不窮追卻貢款 明旨一下凜若秋
霜庶幾講貢之說寢而秋胎永絕矣孰意東訖寡謀始終堅
謀于貢之一字而業已為倭計哉自今言之王京誠退矣非
勢窮力迫也以款貢也二王子誠還矣非畏威悔罪也以款
貢也行長屯西生浦小西飛入王京為有挾之求為必成之
信 國家安危誠係此一許絕間而乃以託言曰借貢以退
倭非輕許而誤 國臣等弗之信也夫用間誘敵兵家之常臣
等非不知當事之苦心顧古之用間者託之以他詞持之以

正法故間一行而敵在吾目中保無他虞也今在我借貢以
退倭而使倭執詞以求貢是始以給倭終以自給初以為間
卒以為信誠不知所與倭約者果借言乎抑真許乎及知貢
之必不可行而易名為封抑又誤矣何者重譯獻琛貢之謂
也其輸納猶自彼來也倭奴雄狡異常計利我金幣一朝淪
盟曾是可以大信責之是許貢非策也當事者亦自知其不
可也又奚為諱貢而言封命名定爵封之謂也其賚予特自
我出也倭奴狼貪無厭勢必因封乞貢一朝反戈曾是何謂
借封而諱貢大抵我既加封彼亦來貢兩事未有不相回者
此端一開坐令養甬狡倭入我疆土侵我屬國荼毒生異其

為宗社日後之隱憂一而已矣且錫封國之重典遣使以封國之大事萬一倭情正測稽留天使以要貢市當斯時也將許之乎勿許之乎故不言戰而款貢也是引虎狼而納之戶也不曰議貢而款封是朝三暮四而卒為天下笑也今日倘不嚴為杜絕而昔年北奴封以順義王矣其後濫觴撫賞馬市歲日以增卒至決裂莫可收拾可為永監若之何而復蹈其覆轍也夫貢之與封均之無一可者茲乃堅意行之得無謂許貢失信于倭而款借封以行羈縻之術令彼長去而不來乎不知中國之待夷狄來則拒之去則不追未聞有喜其去而錫之封者中國之防夷狄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未聞有恐其來而錫之封者况狡倭反覆不常其欲去來去或來不去總之不係于貢不貢封不封者遽款借此卸重肩還朝報命而一切利害僅委之一刘綎臣等不知其故也嗟夫我之大兵深入暴露日久其死者何窮而其疲且病者又將為七羊之續即欲多留彼中竟奚以裨議者謂宜撤還境上棄我疆土檄我朝鮮自防禦有如倭奴目今畏寒遠遁無煩我師則獎率大眾秣馬治器鍛戈峙糧正惟其時倘其春汛復逞則重整我師一大創之未為非策伏乞皇上博採公議斷自宸衷勅下經略聊將封貢一節亟行傳寢以杜禍端庶幾海氛可靖而強場永固宗社

城

恐後乎彼其統數十

萬

真安矣臣等職備科院不得不疾呼而言也伏乞 皇上俯
察臣等之情決用乾斷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兵部知道兵部覆漢曰

年東征士困卒疲勢難久戍許封不許貢亦是長策然徐
當再議當急遣使宣諭宜當奉

聖旨於是乃遣行人司行人司憲降 勅慰諭仍賜銀幣且容
我 國事情憲歸晉金河南府睢州人萬曆丙戌進士性秉戾
好馳馬上下山坡行程無晝夜疾驅遠接使李恒福與一澤官
僅得追及之而從事官申欽黃慎以下皆不能及蓋先是 天
朝憂我 國不振恐遂為賊所乘論漢甚多給事中魏學曾上

本論我 國事語多醜詆且以為 朝鮮既不能禦倭貽 中國
之憂當分其國為二三視其能禦倭者付之使之錯置為 中
國藩蔽云云事下兵部兵部尚書石星力持不可宋經略之在
遼東以魏給事題本示接伴使尹根壽曰 朝議如此汝 國
將何以自謀耶此事吾已力保之然汝故告汝 國王善自為
謀根壽回自遼東 啓其事將還且持宋經略諭本 國陪臣
劉付而來根壽既到來詣 朝堂是時左叔政崔興源病告不
出右叔政尹斗壽陪 世子南下獨領叔政柳成龍判府事沈
守慶在坐尹根壽以劉付付柳成龍成龍不見曰經略若公言
國事則當移咨於 主上今無咨而誦有劉付其中所言非

意中所慮見之無可處直字不見之為宜已而 上引見出尹
根壽所進魏給事題本示之因曰予已知必有此事故欲退避
大位今果然矣柳成龍 啓曰此乃無理之妄談 皇朝豈為
此論所撓願勿為疑惟當益益吾之所當為者以解 中國之
憂可也 上不答至是司憲將至領議政柳成龍都承旨沈喜
壽出迎于碧蹄時譯館灰燼獨有村舍數間而已成龍以名帖
呈于司行人行人乃邀成龍而同坐出酒以待之語頗款洽且
曰俺人藩京將有新舉措成龍疑之而不敢問酒數巡辭退達
夜馳還四更至西城門外假寐路傍俟城門開詣 闕具告其
語是日午時司天使到西郊 上迎于慕華館前先導至南別

宮司憲 勅讀之其 勅曰

昨者王以大兵駭賊出境還故舊國上表進方物稱謝朕心
深用嘉悅念茲復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諭因
賜王大紅蟒衣二襲彩段四表裡以示朕憐之為王遙慰之
意願朕又惟該國雖介居山海中傳祚最久昔在先朝未
沾王化尚能拓地守險雄視諸國今為我 朝貢獻之邦以
累世之憑席寵兵蓄養財力宜益富強乃近者倭奴一入而
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宗社為墟追思喪敗之由豈盡通然之
數或言王偷玩細娛信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軍實啓侮海
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嘗有言者前車之覆後車豈不戒哉

惠徼福於甬祖及我師戰勝之威俾王之君臣父子相保豈
不幸甚第不知王新役播越之餘歸見忝難之故宮燒殘之
丘墟與素服郊迎之士衆嗟膺疾首何以為心改絃易轍何
以為計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之
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義發憤象存式微固非王之所
當責德於朕也大兵且撤王自今適國而治之尺寸之士朕
無預焉其可更以越國救援為常事使甬國恃之而不設備
則處堂厝火行復自及猝有也變朕不能為謀已是用預申
告戒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勉之其尚及今息肩外侮再展
國容之時撫瘡痍招流散遠斥堆繕城隍厲甲兵宗倉廩毋
湛於酒色毋荒於遊盤毋偏信獨任以開下情毋峻刑苦役
以叢民怨庶幾殷憂蓄憤之後先業可與大讎可雪則此計
自今存亡治亂之機在王不在朕其戒之慎之故諭

司憲宣

勅畢與

上相見是夜

上還闕召柳成龍諭之曰

予之見卿只有今日雖夜深欲與卿面訣故召之耳成龍對曰
臣等無狀誤蒙任使 國事至此臣等之罪也 上乃獎諭曰
卿才足以有為而不得君故遭此危亂之世耳昔諸葛亮遇先
主乃能展抱若不遇先主只老死於隆中何能有為曰願小官
取酒來小官以香醞一大甌來 賜之飲曰以此相訣子明日
欲於 天使前辭位耳成龍曰 天朝憂我 國不振 勅旨

所云無非効勉策勵之意豈有他意伏願 聖明無動於此明
日之事千萬不可如此幸乞斟酌臣敢死以請 上默然不答
成龍乃出翌日 上幸南別宮少御門內小室召柳成龍入問
外間事成龍因 啓昨夜所達願少留意 上不答而他語小
頃司行人出座 上乃入設宴酒半 上自袖中出御帖送示行
人帖中陳疾病不敢御 國請辭位於 世子願 天使主張使
之遂願 上親筆也司憲即於紅帖自書答之其大要言不佞
憲奉使來此得與 國王相接今此復 國雖曰 天兵之力
亦是 國王福隆猶未艾也又曰 國王欲辭位有唐肅宗故
事當奏聞以待 天朝處置憲一行之言何能為力第未知

王之必欲辭位者何意欲願聞之 上即以手筆答之曰無他
意也只以疾病不堪理國故如此身司憲見之唯唯 上還宮
即以御筆帖及司行人紅帖送于成龍成龍因附奏曰臣曾諫
此事而 聖意如此且臣備位廊廟而不得預知殊失大臣之道
不勝惶恐云云時 天將之在都城者幾盡西還惟戚游擊全
獨在金性甚機警往迎司行人于中路與之偕來都城且日夕
在行人之所與之論議是夕戚金使人請成龍成龍往見於寓
所戚金盡屏左右及譯官中置一卓子卓上設二燭又置紙筆
硯於卓北面又設一椅請成龍坐其上以手取紙筆親書十餘
條其第三條曰 國王傳位當早其他皆軍務因以示成龍成

龍起立正色曰第三條非陪臣所忍聞大人讀書萬卷豈不聞
天下古今之事變乎小邦國勢方危若於君臣父子之間處
置失宜是重其禍也因拱手而立戚金瞪目直視良久即取筆
書其下面曰是是遂取其紙就燭焚之曰呼其左右成龍亦辭
出夜已二鼓矣欲馳詣 闕下 啓其事而當時自 上方以
傳位事屢教于朝臣朝臣極力以陳其不可而猶不得止故只
徃見崔興源于其弟言之明日成龍與鄭澈等率百僚呈文于
司行人歷陳 本國遭變以後事狀皆由於不從倭賊犯順之
謀以致狼狽而不悔及 主上即位以來至誠事大憂勤勵精
之宗累千百言司憲見其呈文頗然之是日戚金又呼成龍言

之曰 天使之意大回可無慮惟當盡力於 國事而已又曰
俺久在此地與 國王相熟且俺與 國王壬子生曾於天使
處極力周旋矣成龍拱手稱謝曰願老爺終始此意使小邦情
意得達於 天朝則小邦之人受老爺之賜不淺矣戚金乃有
喜色蓋自以為功也數日後司行人與沈游擊惟敬戚游擊金
同登南山蚕頭以望國都形勢沈游擊則乃以兵部之檄將入
釜山宣諭倭將速撤軍兵渡海且令修降表而來故方過 王
京向嶺南之時也三人同坐指點東南言語頗多舌官從傍聽
之行人言及傳位之事沈惟敬曰當此孤危之際有長君事乃
克濟傳位恐非所宜行人曰 國王捨長立少應是母愛子抱惟

敬曰不然臨海光海乃是同母而其母已歿立光海乃國人之
情壬辰之變京城人焚諸王子宮而獨不焚光海之宮此亦可
知人心之向背也司行人首肯曰其然乎自是與上相接頗存
禮貌一日司行人急呼大臣及主兵宰相領議政柳成龍廢林
君金命元海平君尹根壽兵曹判書李恒福同進司行人獨招
柳成龍屏去左右獨留遼東頭目一人問曰識字乎不識字答
曰不識字矣乃許留曰以紙筆書示成龍有許多詰問之語又
曰汝國某人為相壞了國事云然耶海也成龍曰此言皆是無
根之說老爺幸無信聽司行人又曰天朝將官多擾害地方信
然乎孰為甚乎母諱盡言成龍曰小邦蒙天朝極濟之恩得

有今日諸將各遵約束禁令軍士豈有擾害之事乎司行人又
曰吾聞朝鮮人言倭賊梳子天兵篋子信然乎成龍曰古語
云師之所在荆棘生焉小小擾害豈能盡無亦理勢之不能無
者至篋子之說千萬無是理矣必是中間造言者為之願老爺
毋信此言既而罷出金命元以下問有何說乎成龍略以其所
聞言之馳詣闕下復命司憲留七日發行還到遼東監軍韓
取善劾其狂妄十月初二日賊兵數萬餘名分三路直搗安康
縣安康乃慶州屬縣在府治北三十餘里本道輸運軍糧接濟
大軍之路此路若失則糧道斷絕而慶州在賊圍中甚急兵使
高彥伯朴毅長等各率精兵連日血戰抵敵不住吳惟忠駱尚

志王必迪等相訖曰賊兵今已統出我軍之後若不出兵制之則以單兵坐斃孤守非得計也遂抄發諸營兵數千迎戰殺傷相當賊勢浩大難以賭勝官軍頗有損折而賊亦力疲經夜遁歸給事中吳文粹力陳倭奴狡詐已彰懇乞嚴加責成其疏曰伏以頃日留兵殺傷數多御史周維翰具奏而經略無言猶謂出于傳聞不敢輕瀆天聽及接經略塘報而展轉支吾猶謂越境偵探不敢過為苛求欽蒙聖旨責令從實報來則宜朝令而夕奏疏也乃承旨以來翹首企足日行奏章之至而寂然不報特遣書于本兵謂倭奴安靜無擾臣不勝其駭且疑矣夫慶州之入犯晉陽之搶掠皆倭也借云彼快

亂民則降倭非降而何中國喪師既真又安所淳二為倭辨也據宋應昌之意無非寬島夷之罪以冀封事之成耳殊不知往來講和是賺兵緩賊之狡謀也暫伏釜山是將取姑與之故智也籍令大眾業已越海而今之所云猖獗擁兵犯搶者誰歟行長既云清正而今之強掠資餉殺傷留兵者又誰歟小西飛等回話今既數月矣又不知表文果安在欵夫當冬寒之時非彼利尚且逞意鳴張肆行狼噬轉眄春汛正可揚帆之便其所猖獗更何不至也善為計者當約束三軍為一心聯屬兩國為一體氣意相繼臂指相使庶幾可恃無恐今經略主于和將士主于戰二心不可事君懷疑不可為敵兼

之彼協亂民為彼嚮導助彼彗勢當此之時強敵在外叛民
在內吾以單弱之師孤撐其中正孫子所謂左不能求右
不能求左前不能求後不能求前勢不能汲矣語云未
見其形先察其影言防者貴未然也今倭奴狡詐之情彰
昭著奈何當事者不修戰守以伐狡謀且議封豕貢以惰軍
情遂至事機中失敵氣日張行且剝膚將有不可措手足矣
臣等竊有憂焉夫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宋應昌等不待王
命擅進信地是畏倭之心甚于畏朝廷之心而當事者恬不
為意可憂一朝鮮君臣無志恢復棄之藩籬東南殆無寧日
可憂二登萊以及天津地方遼瀋且承平日久目不睹旌旗
耳不聞金鼓居常則談倭而变色臨敵則望風而却步可憂
三淮陽係漕運咽喉乃今飢民困水災者且蜂起於聚川澤
臣恐不在額東而在蕭牆之內矣可憂四飛彈吉兵等淹留
京城小西飛安置遼左降倭布散邊方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乃今窺我門戶視我虛宗一朝乘隙而起何以制之則江統
徒戒之論是今日明鑑也臣聞擔人之爵者當忠人之事食
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宋應昌身膺特遣李如松世受國恩
合當矢心竭力滅此而後朝食斯為上不負國顧乃持兩可
之腦臆徼倖萬一之狡夷綢繆之詭百無一二迨其損兵敗
績事勢窮蹙則又稽延君命猶然不見奏聞其狼狽之狀又

有難于言者人臣勿欺之義謂何而敢蒙蔽之若此也伏乞
皇上勅令徑略及督撫都督諸臣恪奉 明旨一力擔當將
廷臣條陳戰守機宜兵食要略一一舉行毋以封貢疏防禦
信狡倭而忽 庸漢使 國家大事決裂敗壞不可收拾則雖
伏罪誅無及矣臣等非不知道奉 明旨省論訟而責成
功顧職掌所關寧使臣言不驗毋寧使 國事玩愒而自陷
內外擁蔽之罪伏乞 聖明採擇奉

聖旨兵部知道時宋徑略屢為言者所攻既罷故而猶刺之言
兵不可撤顧總督乃請留兵若干又給火咒于我 國而南北
將官吳惟忠張三畏等乃於甲午正月先還前日請款倭將小

西飛彈守方留廣寧叩頭請封貢總督既到遼東微聞閩白表
文且至始主盡撤留兵之議又縱所俘倭將吉兵霸諭行長並
遣游擊將軍周弘漠往來自謂得倭情甚悉而多為所瞞弘
漠來住京中未幾墮馬病死 皇上嘉顧總督養謙力主撤兵
以為多膽略賜 敕廢之兵部尚書亦謂 朝鮮不給糧餉可
並撤劉廷兵而顧總督又請封貢並許其訟略曰

沈惟敬初入倭營即言封貢倭以是退去王京還歸王子屏
迹胥命後曰 中朝無意和好遷就以報此曲在我本兵不宜
中變示倭無信且前徑略宋應昌終始有講貢之說貢道宜
定寧波閩白宜封日本國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以推敬從

諭行長釜倭盡歸乃與封貢如約奉

聖旨該部知道詔令九卿科道亦官會議禮部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然請勿許封貢給事中林材叅督臣朋欺誤國等罪御史唐一鵬迺叅李如松開封釁遼鎮都御史韓取善以布政使職為御史亦言倭情未定封貢請令並絕而戶科給事中陳世恩上本極陳封貢非計其跡曰

倭奴之為我國家患非一日矣變詐叵測叛覆靡常以故絕之弗許通言誠慎之矣通者思逞侵犯朝鮮群言內犯我皇上赫然震怒特遣大臣經略率師討之侍郎朱應昌受命而往正宜滅異類固藩籬以歸報 皇上可也夫何平壤初

捷雖差強人意及碧蹄一戰遂至我兵大半損傷銳氣盡消拙計頓生一則曰議貢一則曰議封及廷故弗是也乃假愚倭之計以解然未貢乞封之文絕音于倭奴而盤踞搶擄之衆接迹于朝鮮是應昌以封貢愚倭者終則反以自愚今且以總督顧養演進代矣但此一事也在經略征旆已還凱歌無聞倘奴處之不當何以服人心而勵其後在總督銳氣正盛軍令方新倘申飭之未嚴何以一衆心而作其始所以振前事之蔽者在今日所以新後事之端者亦在今日是誠不可不亟議也夫自應昌出師之始以及今交代之日歷一戰餘其時不為不亟矣調散軍士其戰不為無兵矣轉輸多方未

聞之匱不為無食矣初則罷其御史而不阻其往繼則聽其
罷劬而不繩以法終則川兵未傷殺多而不即奏聞而不責
其隱其任之者不為不專矣碩在 朝廷無中制掣肘之慮
在應昌有畏懼欺罔之辜在 朝廷置謫書盈篋而不問在
應昌徒蔓言枝語以塞責是 皇上之任在昌何其厚且深
而應昌之自待者何其踈且淺也若不及時屏斥彼將計還
朝偃然無忌以受賞矣况倭奴未滅終事難卜汝姑息因
循不亟處分抑何以為任事不效者之戒哉誠且勒令回籍
仍將傷過兵馬數目行令各鎮查勘的案如倭患潰決有日
仍行論罪則此徑略大臣當議處分者也至于總督碩恭謙
才望素著受絀伊始以總督而兼經畧調兵轉餉其於勢為
甚便昔曾巡撫遼東蒞事頗久其于地利人情習之又為甚
熟懲債轉易轍信可以肩茲鉅任矣第循封貢之故套者可
以苟且塞責如不毅然奮發而復且承訛襲舛徒以支吾目
前則其于自便之計得矣 國家之事其何賴焉臣願
皇上亟行 勅諭當此春汛方伊之始力為攻戰備禦之備
持安攘之正計斥封貢之邪說倭或來也務盡殲于境內使
一卒不返于本國此則總督大臣所當議申飭者如其不
然經畧曰封總督亦曰封經畧曰貢總督亦曰貢是經畧既
悞于初而總督將悞于再年復一年人復一人彼被堅執銳

者皆 朝廷之蒼赤豈容長困於海濱饋糧運餉者皆黔黎
之骨脂而豈容久洩于閭尾且封貢之說一倡而將吏忽守
禦之防豪傑隲嚮用之志一朝決裂不可收拾貽害無窮誠
難逆睹天下事將誰任其責者語曰昔斯不斷反受其亂
正今日東事之謂也微臣一得之見如此不勝激切屏營之
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時言事者紛紜攻本兵甚力石星亦張皇辭說
恐閑白不能就羈縻會沈惟敬自釜山得閑白降表二道其將
吏國人請立秀吉為王結狀十五道其表文措語疑非日本文
字而石星信之以為秀吉悉奉 天朝約束乞封貢而恰事

中許弘綱等猶力爭其不可我 國亦遣陪臣許瑄陳奏賊情
之反覆不可恃至遼東則顧總督養謙止瑄不許前進即遣叅
將胡諱于我 國令改其奏姑請講好其言倭二千百其略曰
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據 王京開城平壤三都會有爾
土地人民十八九虜爾 王子陪臣 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
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 王京送還 王子陪臣
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 朝廷之
待屬國恩義至此 皇上同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
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請降且乞封貢矣
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為外臣駟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爾

解禁息兵所以為爾 國久遠計也今爾 國糧盡人民相食
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 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
奴發怒於爾 國而爾 國少亡安可不早自為計耶昔句
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差之內乎而姑忍恥含垢以
有待也身且為臣也妻且為妾也况為倭奴請為臣妾於
中國以自寬而徐為之圖是愈於句踐君臣之謀也此而不
能忍是悻悻小丈夫之見耳非復讎雪耻之英雄也爾為倭
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 中國而且德 朝鮮必罷
兵而去倭去爾 國君臣遂苦心焦思卧薪嘗膽以修句踐
之業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

朝廷得此書留胡譯于館頗久而議亦未決又分為兩歧柳成
龍成渾李廷樞等以我 國力弱依 天朝之援 天朝不許出
援則我不能自立又當事者無以自強乃冀其曰媾緩兵敵議
曰請封義雖不可總督居中掬阻亦當姑逆其意以聽 天朝
處置 上乃許之而以和親之名不義謂之羈縻改撰奏本以
付許頊之行石星曰此上本請準許其封貢 天子於是切責
群臣沮撓封事及本兵不能自持眩於群議以妄言追視御史
郭賈等職三月戶科給事中王德完上本以為目擊東倭釁隙
請專備禦其跡曰

臣惟倭奴封貢一節關係 社稷安危在廷諸臣無慮數十

人皆力言其不可臣謂即此可獲謀矣頃接總督顧養謙倭情一跡知表文將至事在垂成然止言求封不及貢市又言倭戶盡逐始可議封臣以為主督自有酌據及見朝鮮王李賊情跡則又謂倭賊向來屯聚劫掠蓋房築城轉運軍糧絕無歸計說和說貢眩惑軍情向背胡然頓殊如此昨因本兵石星集全省諸臣于射所會議東事臣得讀本兵覆疏稿則謂一封之外似無他事又謂不許粘帶貢市致日後不靜又謂撫按查核釜山倭戶一人未故不得許貢大都與總督符合臣以為本兵或自有主見及叩其所以茫如捉影捕風臣聞外傳總督貽書有貢市斬絕能以身任等語信然否本兵

曰難必倘強索貢市只革其封疏便是臣等又問釜山倭戶肯盡數故巢否本兵曰難必臣等又問特差遼東巡按親至釜山查倭戶有無故去可行否本兵曰不可由此言之則倭之封而不貢也倭之去而不留也毫毋足憑何能輕信臣又覽本兵覆疏言六月內晉州搶殺等情先該經畧奏報十一月內慶州搶殺死天兵二百二十三名搶掠軍糧八百餘石等語下不差又謂朝鮮疏在去年十二月初十日之前總督疏則在今年正月二十日之後故論倭情頗異然相隔止一月上下豈不及覆霄壤臣又覽叅軍官葉靖國稟帖稱正月

初四日到釜山倭夷尚有一千人金海龍川熊川等處行長

所居或止二千人倭衆正在睥睨奈何言去朝鮮所稱三月
進搶上 國風汎要犯 大明等語豈必盡虛臣又覽沈惟
敬答倭書有曰既許封貢如何因循不去則封貢已無言之
矣臣又覽倭國抄白副表一道有曰比照舊例蓋謂 國朝
封貢例也未又曰永敵海邦之貢則明白直言諸臣佯若不
知殊為悖戾臣又覽行長答沈惟敬書有和親字樣且以媒
和既以飾辯兩國相好即是和親然倭奴狡詐豈不識古來
二字臣又覽朝鮮陪臣金晬與總督碩叅謙稟帖稱賊瞰大
軍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不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口
道竊不知媒和者悉以此聞于 朝廷否則惟敬許倭不止貢

詩儀後事見
一卷二十三張

市何謂一封即可了事興言及此令人髮上指夫倭奴與兵
朝鮮原欲入犯 中國許奴後初寄書內地云聞白欲上取
北京稱帝大唐又云善詐和假降以破敵國即遐通市井之
人且有先知矣徑略東証豈不辨此平壤克捷亦欲奏功無
奈碧蹄大敗魄散膽破乃始悚心堅意惟貢是備不復言戰
鬪事矣然猶畏人知不以上聞及遼東撫按趙燿周維翰奏
報俱云封貢已成知難掩蔽乃始直言其故聞城王京陪臣
王子悉以封貢取效旋見群議沸騰則又時露時蔽或專言
封而押言貢以少殺公憤厥後知事勢已急遂始明言封而
請貢大航三年一貢行長小船年二通貢賢畫主事劉黃裳

則直請委官至對馬島收查貢物許閩浙遼東大賈通市泊
矣本兵亦左袒其說而重違明旨乃行總督勤議總督以機
局已就莫可說和而俱有煩言止云請封絕口貢事乃本兵
亦云對馬島開貢誠為不可惟是封議不得不從夫名器難
假繁纓當惜今以閔白篡弒而錫之以王爵以號召六十六
州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安見其可然使倭欲而果止于
封也使倭要封之後鼠竄海濱而不復鯨吞華夏也使倭稽
首就封而不復要貢市也則假虛名而有宗利結兵國而令
支邦以財力困疲之狀戎馬瘡痍之候罷兵息戰體士拊民
未為非策顧倭欲無厭夷信難終封之與貢猶形影也貢之

與市猶循環也假令本兵絕督陰予而陽奪之先請封號借

明旨以箱廷臣之口繼請貢市快目前以貽後日之患則
禍在作俑是謂欺君二臣何忍為此假令秀吉行長陽叛而
陽服之偃然受封以示我之不備則患在噬臍是謂誤國二
臣豈忍蹈之我朝鄭端簡公日本考謂倭夷奸滿自得勘
合方物戎器滿載而未遇官兵矯云八貢見我無備則掩襲
邊境正統中大嵩挑渚嘗被其害而世廟之朝蔓延浙直
江淮間流毒更慘今若大釁復啟覆轍將尋是沈惟敬誤經
略徑略誤總督之誤本兵之誤皇上也無論朝夕可
弭弛擔息肩即腰領不保于丘園斧鉞伏誅于簡策巨竊懼

言夫犬羊喜怒難期柔士綢繆貴預今本兵曰倭得封即颺
去不吾犯也臣曰倭即犯胡以猝應本兵曰吾身總督巡撫
三人當之臣曰何足當此三人即捐軀其如 二祖八宗之
神咒何臣曰遠左戰士有幾本兵曰不過二千有零臣曰二千
之卒何足禦數萬之倭本兵曰戶部糧餉無措去年遠左巡
撫請召募家丁三千餘人竟裁減八百有零臣曰帑藏誠匱
乏然邊郵危急何論惜財哉諸臣曰吳惟忠駱尚志南兵當
留遠左不宜速撤本兵曰業已先奔臣曰是所謂鬼形者難
再用耳諸臣曰即有急朝鮮難出援不若于萊順口鴨綠江
緊要險隘屢增兵戍守本兵曰多則乏糧增五千可足用諸

臣曰劉綎兵撤回亦留住遠左本兵曰川兵難久留不如募
土着倭奴皆可隄戍諸臣相與咨嗟嘆息夫沿海邊防豈不
穀四申飭然核諸文移之上邑 皆有求諸戰陣之間件件
成空遼左對敵尚且無兵內地承平豈能禦寇哉如以羸卒
而搏猛虎譬則窶子而角孟賁豈不容所向無前寔則恐力
之不足今不羞賄虜媚倭而急為之防乃爭誇畏威悔罪而
張以為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乃以欺瞞知聰明首出百
王之 皇上此臣竊為扼腕而拊心者也昔越王句踐一小國
君耳患吳之強也而苦心焦思置膽于座卧即仰膳飲食亦
皆膽卒乃拊循士卒訓練兵甲教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

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遂以殲敵今堂二 天朝豈比曩
甬西越誠肯赫然震怒練將練兵懲虛責實當事諸臣臥薪
嘗膽矢畫陳謀某鎮可用若干兵心人有投石超距之氣
某鎮可用若干將又個二有斬將奪旗之風某鎮可用若干
糧必在二有士飽馬騰之慶見兔而急頌犬亡羊而即補牢
則習添何止二千教士奚啻四萬除凶雪恥操縱隨宜苟玩
愒歲月如處堂之燕幸火未燃煦諭以為安則延寇入室養
虎遺患令外夷首長從傍竊笑此義之所不敢辱也夫臣等
民垣司會計身胡軛言邊事貳杞人憂天為其將壓也嫠婦
恤舟為其將覆也今封貢若行覆壓立至臣豈可拘牽職掌
不一披陳則遠慮先憂曾不得自此于杞人嫠婦故特效其
款之愚伏惟 皇上採察堯言亟謝倭款早修內治祈禱
之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又有通政司左通政呂鳴珂章其僚上疏請伸
盈廷公議以佐攘倭其跡曰

臣等待罪通政司竊惟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官以
通政名者政猶水也通之使勿壅滯惟允而我 太祖高皇
帝勅諭亦以宣上達下防權壅蔽為統二蓋其重也頃者東
倭一事臣等日檢內外諸臣題奏紛紜藉一大都言本兵以
封貢誤國徑略提督以欺罔誤本兵游擊沈惟敬以賂倭求

封貢誤經略提指是改之不正莫大于封貢而殄說之壅蔽莫甚於倭情臣等職掌喉舌欲以徹宸聰久矣而未敢遽聞者誠念言事易任事難在海外風聞不宜以文法議論傳逼當事者故二月二十七日兵部尚書石星約九卿會說於演象所諸臣雖無一面矯其非者却未見唯二封說固知各有所司非別衙門比乃亦隨班點二而退豈惟中書楊俊民謂是日會議為肆卒非歎即臣等亦自羞之而已抄出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濬二疏及朝鮮國王李阻封請留兵之奏乃知情形近確爭涉奸敵敢不據素以採請為皇上陳之言者曰昨年倭據平壤拜言內犯沈惟敬承遣沈探而使以封貢啗倭矣惟敬再泚而和說蓋已定矣斯時經略之遣不過揚示天下以制禦之意云耳及提督李如松將也以戰泚而不欲以和故鼓其銳氣乘倭奴持款弛備奮擊破之大獲有功二固不可掩矣斯時果能矢心併力乘勝長驅即倭無噍類詎謂以倭奴為市專聽私昵牟利貨財且慮南兵戰勝分奪留守平壤不勦力大敗碧蹄至此敢復言戰乎所謂經略提督始齟齬而協和斯其故矣於是沈惟敬幾為倭奴憤殺乃復游說賄倭議封因嚴禁朝鮮不許殺一倭生釁而倭奴一任狂逞圍晉州三十八日傷殺幾六萬人迄今蓋屋造船繕兵儲糧為不封貢則逞其吞朝鮮內外之謀聞洪主

事譚審朝鮮賁來使向人則佯誇東征之功宵人則涕泣哀
訴云彼國受憐一空即我兵亦倭也嗟呼 皇上卷三百

餘萬之金救朝鮮乃不能戕倭而反坐視荼毒如此尚可以
封貢結局耶推主封之意豈不曰封虛號也朝鮮宗禍也予
虛号以免宗祧甚便不知封而正名之則言順 先朝雖有

封倭故事原未有挾今倭伐我屬國又殺川兵是逆寇也逆
而封之為要挾得笑外夷青史譏焉且閔白稱雄海上據有

六十六州其兵劉綎書語極恃慢豈真借王號以為重哉封
之只自輕耳或曰倭勢強而我兵弱餉匱不封且內犯夫平
壤之敗非此倭之強耶考嘉靖之季都御史胡宗憲摠兵威

繼先倭閩浙何我兵輒勝以堂 天朝大統之兵寧畏

一倭獨不得徑略提督如宗憲繼先其人耳誠畏而封之倭
怒無厭封貢不已尚更有必不可從之要抑將畏縮而割土
從之也或又曰禦敵以術假封羈縻特緩倭而為之備耳不
知人情危則防安則亂虜之互市也 中國財力歲竭而過

備日弛款旋犯即互市足恃哉今倭技於北虜我以封緩
彼亦以貢緩我沿海兵將一無所恃玩弛過備一朝倭警
必無全勝之兵噬臍何及矣若乃許封不許貢之說尤為不
照蓋倭既封又遣使飾詞奉貢包藏禍心矣切規兵部郎中
劉黃裳疏以貢道由對馬島而御史周維翰謂狡倭窺伺遼

左薊門行人司憲被論之後亦悔聽黃裳指揮豈貢議又自
黃裳堅之耶夫 中國財力有限借以止謠奴東諂倭以偷目
前之安財益竭而國勢漸衰矣策甚矣近該部覆訊稱朝鮮
國王所奏倭情未足盡憑止因畏倭故請留兵糧臣等以為
朝鮮二年切厭兵矣兵可撤何樂於留倭果無後患何為阻
封時由知倭狡橫巨測之謀虎而翼必無幸矣設不信其言
而斷在及封行且失朝鮮之心去不復來萬一不得已而降
倭未可知也蓋朝鮮之所以仇倭而臣 中國者以中國能
制倭為若主也今反畏倭封其仇則得以有辭於 中國
而 中國其何辭於彼也且封倭非明棄朝鮮而駭之從倭耶
夫林朝鮮原為固 中國藩籬欲封倭原為結恩朝鮮而

朝鮮不欲封則封之何謂倭情出國王之口最真而行勘不
確於此不足憑更憑誰乎沈惟敬係出棍徒有利則附急則
奔言封固奇貨而愚足憑也不憑舉 朝公議又不憑朝鮮
以奏止憑沈惟敬斷以封許謂一封之外設有他虞擅以身
保此必良有獨見苦心慮難以告人者第 社稷重祀封貢
係關 社稷安危當當虛心公聽以圖長治久安之策若苟
且目前而至異日事體決裂不可為即百其身而捐糜無益
矣諸言者非好叟叟誠為 社稷關係至重亦成石星生平
人品耳箕疇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鄰士庶人卜筮乃

謂之大同伏乞 皇上勅諭兵部勿以兵事自謀仍與士庶
卜筮同之不然聽斷宋人以和自愚之覆轍可鑑也並一應
東証事情虛察宜照御史甘士价題請差風力科道至彼逐一
一查勘從察身券以明功罪仍乞嚴諭責成禦倭總督察心
任事毋襲虛文選將練兵壘屯謹堵駐遼左為朝鮮拜援其
提督重任別訪廉而有謀熟知倭情將領擇推充任或領兵
萬餘暫留朝鮮考國人戰戎兵法事寧徹兵優叙行勘科道
領勅至朝鮮戎諭國王痛徹加省效越句踐之卧薪生聚調
練雪恥蓄存一面曉諭倭奴捲甲息戈益啟海島敢再犯朝
鮮定統 天兵誅討無所敵閩浙天津一帶要害海防 勅
各處撫按官加倍整飾以固封守沈惟敬譏好亂政即速革
回姑俟倭情順逆治罪庶 宥斯明而國是定內治備而倭
患消其於 國家安攘大謀為裨益矣奉

聖旨兵部知道於是兵部尚書石星因諸臣論議益激乃奏論
其利害請 天子自斷其奏曰

臣近據科臣王德完田大益等全臣黃賢許聞造等寺臣萬
自約及禮臣洪啓濬等各疏摠之為封貢不可為 國家
遠計以忠于 陛下耳願貢雖不許猶于封事不能釋然無
疑即剖臣心不能自白臣伏思之封虛號也許封虛事也勒
之進退而後封則朝鮮因以保全士馬因以休息宗利也諸

臣豈固不欺成中以釋主憂哉本以事體重大加之傳說參
差故有疑倭海外蓄不測之情而釜山無少退之勢者有疑
表文之真偽難辨而使人之口吻難憑者有疑催促可異和
情可駭而封後弛備之可慮者以此說論紛紛誠何足恠臣
則以為料敵宜審當機貴斷貢市嚴他則窺竊無由禁約嚴
明則句引可杜在彼有不測之情在此無可乘之隙制人之
術端不外此故令小西飛至京羈留詳審待督撫奏報倭退
之日再遣科道各官一員前去勘察若倭益退而一無別
求則用臣等封議斷照與之以示信不退而別有要求則用
諸臣罷說斷照罷之以示威備一面待封一面入北即斬小
西飛之頭傳示以見必割如是許之有據他之有名操縱在
我不為剖割而表文之真偽使人之口情即此可斷亦何損
于天朝之舉動哉若不決於倭之退與不退必欲拒絕以
快時論而失事機非臣之所能知也何也信倭太甚固足以
養寇而貽憂待倭太急尤足以速寇而致亂故臣以為是舉
也固朝鮮朝夕存亡之禍亦我內地朝夕安危之會諸臣不
可不虛心而熟計之也至若催促表文二字臣見諸臣題參
亦頗懷疑及查經畧宋應昌原報到倭首行長移書大略表
文直待沈惟敬入營而聞其言取信而後遣出故應昌使惟
敬入而促之督臣今報不說其宗耳其和親之說尤為關係

無則不過傳說之誤有則豈曰辱國之誅先該徑略宋應昌
審問小西飛云是和好親密之意臣亦未能坦然無疑隨報
有沈惟敬責問行長回答其意小西飛合而所以促表文
之說亦具其中臣之辭據不過如此以臣之愚莫若並將列
緝兵撤回遠左一以復江上之備禦一以省捐餉之騷擾論
令朝鮮恪遵 勅旨于天兵處所列兵既險待釜山倭退盡
而據守豎圖自固其寬真一帶改設副總兵一員增壯丁若
千厚加月餉戶部必給不得推諉專以彈壓搜剝無論倭之
退身不退成身不成常用守禦仍行令山東浙江直隸閩廣
等處沿海地方添設外有應加設備不拘水陸器具險阨等

項上繫修設訓練常如大敵在前不得視封事之成否為緩
急但有守備不設者如法仍責各道巡按御史凡巡歷沿海
地方綜核其道殿最將領悉以此為要務無備則不時處備
有備則年終奏報到科以憑查考此主兵也其薊保宣大山
西等鎮俱各預備容兵三萬以備倉卒應援總之以封為虛
事以完目前以防為宗際以備遠慮庶幾有備無患可保萬
全臣星之所自誓擔當之死靡移者此耳語日耕當問奴儼
當問婢唯 皇上新在不疑臣必不敢誤 國恭候 命下
而以結此局遵照施行奉

聖旨

國家大事言者自言斷者自斷要在從長計慮原不相妨卿
受朕委托但軍國重務既蒙見得是一主張朕自當虛心聽
從事成功有所歸不成責亦難諉今後但有爭論奏跡宜兩
存勿辨以觀日後效驗如何不必一一題覆海防備設無論
倭情順逆自宜着宗倫舉還說頌奉謙撤兵大計斷之宜早
仍令朝鮮急自修備 朝廷待屬國恩威止此從來未有自
費兵糧而代外國戍守者本內請官查勘料道已有
旨了其餘備禦等項俱依擬施行

於是兵部乃檄總督細探倭情使封貢之請毋故於虛套總督
乃令小西飛八 朝乞封貢言者劾總督主和攻之甚力總督

上本極陳倭情乞解軍務四月回管部事以兵部左侍郎孫鏞
代為欽差總督劉遠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理 朝鮮鑛
師月峯紹興府餘姚縣人也能文章多膽略既受事莅任亦力
主封貢小西飛八京之後兵部優遇如王公小西飛殊揚過
闕不下馬小西無恭遜之色人皆憤歎兵部欲結和局不恤人言
時元輔王錫爵以病乞 恩疏凡五上 皇上以狡倭未妥東
奴跳梁遣官懇留錫爵復上疏稱謝其略曰

皇上之所以留臣為 國事也臣之病中一息不忘者亦此
國事也自前 國事莫急于倭奴而臣與同官平日計議亦
有正着倭非叛臣若真心向化決無絕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

要求決無許理羈縻駕取即此兩端而決若其他盈廷之議
勇至奮注款歲糜百萬之財而恟不敢通一介之使則非臣
之所解也奉

聖旨覽疏具見卿忠君憂國之志策倭一事尤見深謀遠慮允
合朕意勿以病為辭調治視事

五月福建巡按御史劉芳譽上本先陳所聞曰請絕封其奏曰
臣奉 命巡按福建乃于本年三月初三日據偵探商人許豫
回探得閩百姓平名秀吉稱大閩王年五十七歲子總二歲
養子三十歲秀吉平日奸雄詭計六十六州皆以和議棄之
前歲侵入高麗被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及病回死

者亦不計其數彼時弓盡箭窮人損糧絕思逃無地詭計講
和方得脫故而閩白多造戰船諸倭皆云候遊擊將軍和親
不成亂入 大明等處且日本長歧地方廣東香山灣佛郎
機番人每年至長歧買賣禁鉛白絲扣錦紅木金玉等物進見閩
白透探 大明消息或倭奴假作佛郎機番人潛入廣東省
城覘伺動靜聞白奸棄六十六州必拘留其子弟為質令首
將出師侵高麗索置之死地各國暫屈仇恨不忘及察倭僧
元龍身許豫對答語氣甚有惡成樂敗之意豫亦微有因誘
之機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被擄日本生長雜居六十六
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諳倭情多有故 國立功之志

暹羅亦
眉遠種

乞恩籌策令其回故等情又據許豫同夥張一學張一治稱
汪侵高麗兵有三師名石淺野大谷大小謀設俱是二人秀
吉發兵令各自備糧舡軋米絡繹接應家：哀慮處：含冤
豐後州首野何踏統兵在朝鮮聞 大明助兵喪膽逃回
秀吉探知勦殺其一家立揆總督兵八朝鮮浦港抽選七十人
近回者止二十人大舡裝載倭兵三百返回者止五十人損
失甚多薩摩州乃各處舡隻慣泊之處今從此散者有往呂
宋舡交趾舡三隻東浦舡一隻暹羅舡一隻佛郎機舡二隻
與販出沒此為咽喉也器械不過礮硝鳥銃硫黃日本產出
礮硝處：惡土煎煉亦多惟鳥舡乃 大明所出有兵東香

山澳發舡汪彼販賣煉成鉛丸各州俱成其儲鎗弓箭腰刀
鳥銃鐵牌盔甲誠亦不缺又被擄朝鮮人民多良家子弟風
殮草宿萬般苦楚有廉思謹等二十餘人被掠秀吉厚給衣
食多問朝鮮 大明虛宗等情竊者秀吉起于廝徒由丙戌
至今不七八年而攻棄國柄詐降諸島繫其子弟臣其父兄
不可謂無奸雄之智與兵朝鮮席捲數道非 皇上赫焉
震怒 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盡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
整造戰舡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
有日夜圖思得一逞之不可謂無窺 中國之心使其遣首平
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省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

負得失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
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欲為秀吉之為而思攘棄之
者甚衆陰謀代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辛倣逼令州官
殺其弟不得已為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民間女子
充塞卧內淫戀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父子兄弟不能相
見有不勝其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利之擾而今各州遠
道輸糧原無興大兵舉大眾之舉而今則征發騷然舉國靡
沸倭之人民何堪每日嗜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
故出則蒙面卧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
秀吉之自底滅亡計日而待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

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復置其詠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
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朝以天朝封號加之潛逆之賊且將
置山城君於何地崇奸怙亂幸紀滅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
四夷也秀吉無故與師詳言內犯陷吾屬國東征之師相持
日久損失亦多碧蹄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難朝鮮境土而誤
用細人之謀聽其講封貢若曰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
許則進要也非耶近朝鮮國王姓諱萎稱倭賊方于泐海釜
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糧置咒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
晉州六萬餘人尚可謂退兵乞和耶伏乞皇上大震天威
罷議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秀吉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

兼 勅文武將吏及 詔勅日本諸酋長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
之賞破格之封 朝廷不封亮逆之賊而封其能除其亮逆
者以此曉照令於天下然後奸雄喪膽豪傑生氣秀吉一首
不久殄滅無難也 臣等迂籌以為今日之計莫妙于用間莫
急于備禦莫重于誣割頃者倭首倡亂惟秀吉一人諸酋長
皆面降而心異中間未必無可以義感者可以利誘者秀吉
原無親戚兄弟股肱心膂之人倘得非常奇士密注備之立
談之頃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亮可擒一獲元亮倭亂
頓已故曰莫妙于用間至于備禦之策類年屢奉 明旨申
飾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密邇 京師

一由朝鮮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

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 宸極此不可以不慮宜將東征之
兵抄選合壯勇或募卒二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
防不測其省直水陸兵備更于今日嚴為整備俟其入寇吾
境或犄角相與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者故
云莫急于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乎波臣等以為
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其大肆猖獗我 皇上與二三
大臣定議誣討發內帑百萬助諸省打造戰船二千餘隻選
練精兵二十餘萬人乘其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搗倭
國順 命者宥逆 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遁此所謂堂

當之陣正心之旗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也故曰莫重于正刑
或謂其興師遠涉為費不貲當國計拙不可妄舉臣竊計之
山東浙直閩廣備兵餉歲不下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
萬兩又積之三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正倭所費不過一
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派餉
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至
于廣東香山灣佛郎機番夷交通接濟一節實為有因乞
勅兩廣總督軍門設法禁處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住居倭
國之人不論歲月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故心 詔命跟付差委
使容舡隻回還則順逆之分明而華夷之防定矣四海人心咸

為一快而 宗社幸甚臣不勝區區激切祈禱待 命之至
謹死以聞奉

聖旨該部知道六月禮科右給事中張輔之請於登萊淮楊添
其水陸官兵以備不虞兵部覆議曰

登萊淮楊添兵雖甚奇策而各處原有官兵足以備禦若有
意外之患亦當發兵應援不又更添客兵奉

聖旨依擬施行七月走回人來告日本閑白來在郎古邪聚舡
運糧添調強兵將欲分犯全羅地方 朝廷遣人告急于遼東
都司八月劉拯兵艇將撤故搬運兵器火具 朝廷亦遣使請
留不許九月摠兵竟撤兵而故時大兵之餘飢饉存臻民多易

子而食殺人相啖填于溝壑者日以千計劉摠兵又駐我國
自奉甚約又惻然民兵餓死設法令軍中有餘米者悉買賣於
我民以資其食民賴以活時倭將小西飛等在 皇京既久
請和益堅兵部尚書石星乃會多官於 闕下會談仍引小西
飛以譯傳言要以三事一則兵益渡海故菓一兵不留釜山一
則但求封不求貢一則永不犯 朝鮮如約則許封不如約則
不可許小西飛指天為誓請永遵約束兵部以聞 皇上復諭兵
部更於東 闕詳定十二月二十日也太僕少卿張文熙以為
封貢不可許請發浙閩南直廣東四省兵直搗日本以解屬國
之憂以防內侵之謀設下兵部南京兵科署科事刑科給事中

徐桓奏曰

臣伏見太僕少卿張文熙以調中省兵注日本搗菓為請具
策甚奇而難行不得不糾正臣讀籌海圖編云倭倭之術不
過守禦二字而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海中無風時絕
少颶風一作天即昏黑舟過沙灘卒皆覆沒雖以元世祖之
威挾葉夷全盛之力加伯顏李木兒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
征日本一遇颶風益為魚鱉史書生還者僅二人此具明鑑
也即我 太祖時己卯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故踞風雨大
作舟師飄沒以千萬計夫大衢切近碭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
邀其憤豈不乘危倖功况遠涉大洋深八日本而能取勝

萬全乎據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搗巢以牽其東
故杜其內犯此正兵法所謂批亢擣虛固為良策而其勢窳
有難行者文熙以為四利臣則以為五難兵法所謂搗巢蓋
攻其所必救如孫臏直走魏都而龐涓解圍以救魏是也若
日本與朝鮮隔絕大海消息不相聞而大羊異類親屬不相
顧攻之未必救也縱顧其巢穴何能牽其東顧此其難一許
儀後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精兵二萬則兵餉百萬矣今佳
平壤者各四十萬則其精銳尚多彼以逸待勞我以勞攻逸
如駟群羊搏猛虎爾縱能遠涉未必勝而况風波洶湧萬不
能濟乎此其難二千里饋餉士有飢色四省中惟閩浙去日
本稍近而南直廣東不止數千里矣况茫茫大海運道不道
兵餉何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因糧士能無枵腹之虞乎此
其難三頃以通州兵餉道竭人且嗷嗷生死誰肯舍生以勇往者勢必
兵遠証日本彼見以為必死之後誰肯舍生以勇往者勢必
驟動則生事端外患未除內憂先作此其難四閩兵數臣
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不踰萬爾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
必空罌而出防守者何資况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搗
之眾寡不敵勝負易分此其難五皆理勢之易見者既冒海
波之險且未必獲利况風濤不測而欲冒險邀功不為胡元
矣師之續即蹈大轍覆卒之轍矣文熙為此奏其未深長思

乎臣愚謂莫若先拜以奪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以挫其鋒伏竒以蹶其後何為先拜今而賊殄滅神武奮揚以捷宣布四夷差游擊沈惟敬齋帖注朝鮮宣諭倭將彼必驚服求貢然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有常期如期則可貢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倘倭畏威而修貢如常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頃惟敬曾以大言起倭敬畏况假以皇靈之重乎此不戰而屈人之一策也何為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也募生負蔣舟為間使卒擒王直今閩白淫暴過於桀紂六十六州本非心服而豐浚占其妻卒西海山陽殺國皆生疑寢而閩浙中如蔣舟者未如無人若以重賞購之得

一二謀略士注說諸國必能斬閩白頭立竒功於絕域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為迎擊臣知倭性最惧急攻蓋窮寇遠來必飢且困若吾乘其弊而擊之則易為力昔劉江鎮遼東望寇將至即令奮擊金線島息倭患二百年今宜勅徑略整頓舟師於鴨綠江以善瞭者望倭舡未抵岸上攻之或絕其半渡或挫其前鋒未有不全勝者此攻其無備之一策也何為伏竒臣聞倭善用伏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彼善用伏而我以正兵敵之故鮮不敗昔胡宗憲禦倭嘉興令彭蓋臣以前鋒佯敗走俟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即有王江涇之捷今宜勅徑略相遠形勢於金復海蓋又墩堡中有埋伏處伏竒佯

誘之伏起夾擊寇雖衆必亂勝之也必矣此出其不意之一
策也如蒙 勅下該部復加查覈要見搗巢五難是否難行
臣陳四策是否可行難行者不妨停止可行者亟為採用如
此則妖氛日靖海波日澄蠢爾倭奴將草薶而禽獮之不難
矣萬全勝算似無過於此者矣臣不勝區區激切祈禱待
命之至奉

聖旨兵部知道兵部覆議曰張文熙所陳四利害難行徐桓
四策中遣沈惟敬已奉 聖旨而貢則不可許其他三策亦
有難易奉

聖旨俱施行封議已定事下禮部 覆議曰日本原有王未
審存亡閑白或別議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
授指揮銜賞賚有差恭候 命下遵照施行

天子竟準許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準授都督僉事以總督戎
政臨淮侯李言恭子都督僉事李宗誠為冊封正使言恭字惟
寅號秀岩開國功臣李文忠之後有詩名與王世貞等諸人相
與酬唱宗誠亦能詩長於倚仗不諳古事人多憂之又以五軍
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邦亨為冊封副使邦亨
號恭宇山西人武進士出身頗有膽氣宗誠等既受 命而行遠
鎮都御史李化龍言賊情可疑者六可慮者五倭不諳字恐有
中間兩相譏詒之事請從禮部之說量封李吉順化王傑遣沈

惟敬更募水兵以備不虞聞清正素不服閔白每行長不相能
可用魯連喻燕將之計以間之為上策時封使已發故兵部竟
不從之又令偵倭坐營游擊將軍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舡三十
六隻皆以起行故巢為報石星遂信封事必可成矣乙未正月
禮部題請平壤碧蹄開城等處設冊致祭陣亡病故官軍奉
聖旨壇名做身隱忠該部仍送官銀買办祭品致祭禮部乃差
官送于我 國設冊於弘濟院而祭之是月兵部以許封秀吉
事移咨 本國曰

本部因貴國仰奏為頃因倭犯朝鮮勢危告急致勸我 皇
上命將興師遠為拯救勞兵費餉始得恢復境土再造生靈

比自閔白遣小西飛具表乞封意雖誠懇尚未概允繼因朝
鮮具跡代請荷蒙 皇上姑准一封追復欽奉 聖諭會

集文武多官研加譯審明確本部一力擔當題奉 聖旨這

倭使既譯審明確封名冊使著議具奏命部裡先差官宣諭
倭將率眾益穀回巢待朝鮮王奏到之日遣使往封欽此隨

經題准封閔白為日本國王欽遣冊使二員同小西飛於正月
內出境暫住遼陽俟釜山倭眾盡數回巢該國奏到而後往
封薄海內外莫不聞知無非為朝鮮計也今特專官傳檄該
國君臣務意誠心仰體 聖明字小之仁專差的當陪臣前
到釜山親會行長諭以 天朝恩威兩相修好不念舊惡俟

彼釜山倭益故柵房燒毀之後遵旨據宗奏報以便冊使渡
海注封萬勿遲疑

兵部遣軍門票下差官婁國安賚帖前注釜山視倭賊之形勢
又檄我 國選差伶例陪臣同注探審 朝廷即以司僕寺僉正
朴振宗跟随國安二月初十日巳時進到熊川賊營有平行長
中軍倭無羅也叱知出來迎接先問 天使何時出來振宗答
曰俺起程時聽得 天使於今月益頭當到遼東隨有倭衆多
寡不等陸續來問振宗皆答如前諸倭或微笑不信或抵掌喜
躍十一日行長令通事倭要時羅等邀差官婁國安及朴振宗
迎入廳裡玄蘇平調信在坐行長令要時羅問曰為因甚事來
到這裡朴振宗答曰俺蒙兵部石爺分付來者爾們進退耳更
無別樣句當俄而行長進酒勸飲打話移時而罷本日及十三
日行長與婁國安連次打話振宗問國安曰有甚說話國安曰
行長問俺出來緣由俺回答 聖上既已准封沈游擊多帶人
馬先 天使出來兵部石爺差遣俺等曉諭爾們先令撤兵過
海又移咨 朝鮮着差陪臣一員跟我同看覷爾們動靜以憑
轉奏以便 天使進前爾們能欽遵 聖諭撤兵渡海則事當
易統行長答曰俺自平壤至釜山一遵 天朝約束不敢違背
俺不是欽遵 聖旨者乎今次大人又講撤回句當非不欲登
時渡海而 天使來否尚未真的故如此遲遲耳俺回答爾們

以 天使未否為之進退俺回報石爺催送沈游擊矣十五日平
調信向朴振宗說稱俺等虛費糧餉辛苦海上委無他意只為
等待 天使渴望之情豈啻若赤子之望慈母况俺等使異國
四年從戎人情孰無父母妻子之念天若不卹俺等使不得生
還故土寃結心曲何時可已煩乞大人為俺等善為區處振宗答
曰 天朝念 本國累世忠勤視同內服故發兵運糧極力拯
濟至於準封一事係是 天朝恩典原非下邦所敢容贅說罷
朴振宗仍留賊營者得上下倭衆并皆怨苦久留等待 天使
似是真情而秀吉并清正及諸頭倭信然未已曰和挾詐矣振
宗即將前後問答馳 啓緣由又將差官婁國安傳送賊首平
行長書契送于禮曹其書曰

日本先鋒豐臣行長謹啓 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 天朝兵
部尚書石星差婁國安及馮堂等宣諭封事實信 貴國命
官一人護送入營為 天朝存忠誠為日本修舊好幸甚日
本於 天朝為篤恭順求冊封候 天使者三霜于茲矣 天
朝人嫌疑未解時之差人示撤兵之事行長先是三年沈游擊
八平壤結約以浚無一違約分界不超退 王京到釜山脫
清正手還 王子陪臣今雖在浦二不犯 貴國封疆運日
本糧用只蘇渴是 貴國溪水而已若非候 天使爭徒滯
浦二乎 天朝人疑心未休者何也伏望 貴國上書兵部亮

差沈汝擊八營相議 天使進營乃是 貴國平安倭兵還
國良策也勿急勿怠餘期嗣音惟是之望

朝廷見此狀 啓及倭書詳具前後曲折移咨兵部兵部又令
督撫諸臣傳諭我 國倭兵既退封典既降之後日本謝恩人
船器具除使臣外人不得過三百艘不得過三隻先對馬島候
旨定數進京若有投降倭衆從便安押務期公海一清永絕
後患 朝廷乃遣使臣奏貢道已定寧波若由 本國事變難
測奉 聖旨該部知道四月 皇朝冊封正使李宗誠至自 皇
京挾小西飛裝為 天朝服飾置於票下出入舟之偕先遣沈
惟敬至釜山倭營諭令倭衆渡海又令 本國差的當陪臣跟隨

惟敬入倭營 朝廷乃以文學 黃慎為沈惟敬跟隨陪臣人
有危之者承 命即行慎字思叔號秋浦檜原人高麗平章石
竒之後壯武公衡之曾孫慎性聰惠敏達少從李栗谷珥成牛
溪渾鍤礪浸灌辨志居業年二十七壯元及第拜名藹蔚而為
媚嫉者所擠陸沉郎署者久矣癸巳與李月沙廷龜同選講學
陪臣見宋徑略于平壤經略稱之以端敏誠慤之士至是承遠
行之 命人皆危之慎即日發行馳詣倭營初至倭營賊將行
長設一宴請沈游擊及慎 再三弗可強而後注則 天將
主壁行長居而坐慎於東而賊僧玄蘇居慎之上慎却立不坐
惟敬問其故慎答曰和尚在上坐嫌於懸席移和尚之坐然後

可坐耳惟敬笑而從之移玄蘇之坐於西然後乃坐賊始嚴憚
之不敢慢侮久在倭營凡事之難處者朝廷一以委慎當時
事端錯出酬應萬緒臨機揣摩前後馳啓上稟朝廷下答
夷情絲分縷析中竅解節賊亦歸化久而愈敬慎於暇日作古
詩一首以見其志其詩曰

丈夫不怕死怕死非丈夫白刃尚可蹈鼎鑊尚可趨所願全
吾節安得全吾軀賢哉鷄述即抵死心不渝

惟敬等在倭營頗久而行長等渡海之意久未能決天使連
遣使促倭渡海項背相望行長姑先撤熊川穀陣及巨濟場門
蘇浦諸屯以示信而大陣則依舊不撤惟敬乃上書稟于天

使其書略曰

惟敬每行長等相見言及恩金萬分敬重傾心喜悅前蒙恩
金諭差孔章二人同千搵金嘉猷先至營內宣諭並看船路
行長注營中商議卒從倭二百人駕三艘即過海注見開白
報知惟敬已到請令收兵蓋緣去年孫督府出閔時人皆言
發兵來討衆倭將信將疑行長皆置之不聽無何有人入清
正營者本是欲行間諜而齒舌顛倒墮其賺計反被駁使殊
為出醜宗仁從又布言事出伊手聞者恍惚今惟敬入營始
覺定妥向來宗仁及行長殺書無不報知開白今大事之在
於行長亦不敢擅斷必須面見開白以破宿疑故請令臣先

行也即承恩金諭示宗仁公文彼繼欲作為亦無所施行長
證定請恩臺暫住王京如清正執初不去斷不請恩金進營
惟敬以本兵密諭欲探清正之意遽伊回話抄白呈覽行長
又云此著別作計較決要清正輸服不許妄生事端然後可
完此事竊計行長此去注還須待月餘茲留惟敬于營中鎮
來各營倭衆所據情形事勢如此

蓋是時譚宗仁在清正營中清正自以為天朝与我結和我
為首功故行長疑之惟敬稟告舉而言之行長又自以帖稟曰
我自前累見欺於天朝故閉白方以我為欺已今天使
並帶小西飛而來文書相議不如面講且清正及衆倭願為

撤回海上無一倭然後我師卒四五百留海上方始請天
使若一倭留海上不敢請天使來今天使不以前日徐
謝之行亦有接待但謹先為講定不得已我當從注約今月

二十四五日當回也

宗誠見此帖曰行長回來我當進往釜山七月初二日報至則
六月二十六日行長已回關白差豐良正成長成分管燒毀房
屋及接待等事釜山大將門敦等三營先回清正等三營次之
只有釜山房屋以待天使云而別無搬運之狀且曰恐如平
壤見欺願天使速入營中當悉如約八月兵部以劄付催副
使楊邦亨先往釜山宗誠乃與邦亨定計邦亨以初十日先注

而倭遷延不即盡撤更請上使人多疑之兵部尚書石星既信沈惟敬言意倭必無異情又急於退兵屢促宗誠前去雖朝訖多異星獨奮然以身當之宗誠乃以九月初一日發王京十日入釜山清正等尚在所撤只老弱疲病及久戍未代者也二使既到促其悉數故巢然後方許渡海行長亦不果見天使只言閩白所約三事外行長等不敢他求中間往來行言切勿信聽今此諸營糧餉器機甚多不得一時搬去姑待之宗誠信之不以為慮行長乃托以將往復閩白定奪然後迎天使渡海故國丙申正月始回猶不明言撤兵之事而沈惟敬亦留二使又獨與行長渡海詭言將講定迎天使僅數人莫能測其

惟敬意固
情節盡露

意惟敬於是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而去惟敬既去又無回報蓋惟敬先入日本私奉秀吉蟒龍衣玉帶翼善冠及大明地圖武經七書奉於秀吉其他珍寶多以陰賂又娶阿里麻女與倭合故皆為倭所採從也時福建人蕭鶴鳴王三畏等自倭中出來見李宗誠極言閩白桀驁實無受封之意將誘致冊使拘囚而困辱之要索歲賄於天朝仍發兵更向一朝鮮和事終不可成徒辱君命爾宗誠聞之甚恐四月初三日二更時分挈親信家丁扮作差官樣背負黃袱面紗攀籬而出伺守倭曰有急適可開門倭信而開之遂跳去月黑不辨行徑取山路而走誤抵蔚山天明望之乃賊壘也竄於山谷

中不食者三日適遇我 國哨探人指示歸路僅得以達慶州
向 王京宥誠 跳出之日倭不知其逃天明之後始覺之一軍
俱動以兵圍副使楊邦亨館所又散兵以沙古鴈門飛浪島
等方行追趕邦亨靜以待之日高猶不起義智等進至房外令
道官跪告曰正使逃去邦亨曰癡人未見異國氣色久在營中
悶不可耐以此逃去矣因謂諸將曰今正使既去則其票下將
官皆當屬我不可坐視狼貝因呼義智等毋令侵暴諸官亦
勿追趕正使內外乃安日晚邦亨到正使衙門將金印捧還下
處倭衆感激說服稱言印信在此楊副使猶在我們復何所慮
初邦亨入倭營倭首入庭行禮邦亨謂行長曰天高地卑乾坤
定矣大明中天下一統萬國誰不仰服爾閔白雖在海外安
敢獨不効順乎爾等領兵據此已踰四年矣 皇上深憫兩國
相持生民塗炭特遣使遠臨海外是萬古所未有之大慶也爾
等何故迄未過海乎因厲聲言之諸倭相視肅然初迎 天使
甚簡至是辭氣卑恭其後兩使同在一營禮邦亨加於正使敬
服如此故至是咸遵節制一營賴之 朝廷聞正使之逃一國
驚擾謂賊必再動體察使李元翼方在嶺南開府調兵以備賊
之來者黃慎以 天使接伴官再赴倭營歷見元翼問之元翼
曰 王人走出賊必為變欲以為策應耳慎曰 王人自是病
心所致雖為賊而舉事則必正其名無時竊發必不為也吾若再

注則賊必釋然待我入倭所然後如有動兵形勢徐為應變可也元翼然而止之時道路訛言藉之人心危懼即發牌文直趨倭營倭將平調信即馳來迎見曰諸倭軍皆以王使之走故咎於貴國吾獨辨之吾言可驗矣微公之來則幾不鎮定矣其後倭無再動之事以是國疑乃定於是遣陪臣沈友勝具由奏聞曰請兵糧遼東督撫亦馳奏宗誠之逃宗誠既到王京又揭稱閔白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為封皇上下怒命違宗誠下錦衣獄改命科道注審北京有作詩調姍宗誠其詩曰

貼肉暗藏蘇武節抱頭忙着祖生鞭還國好縫皮眼罩羞

將面孔向人前

時廷臣文章請罷封使如御史戴士衡周孔教等言甚切直周孔教孫曰

東封事壞庸臣誤國亟治其罪請罷封貢事臣駑怯不能觸邪陛下不量臣能否特恩起補西金嘗思得一當以報主上即碎首剖心死無所恨臣竊念布衣之士尚有刎頸之交今以聖明在上曾無憂公念國如飢渴者寧苟合偷安阿黨相為容悅而人臣不忠之罪莫大於是臣誠恥之即如東封之役敗壞至此無一人不知之亦無一人不恨之而卒無一人瞋目張膽奮不顧身出自為陛下畫此者是尚

為謀 國有人乎聞古之良將視烏而知有師之已遁聚米
而料隗囂之可圖決機而墨之間事在萬里之外而今正使
已竊逃矣隨行已被殺矣沈惟敬已被傳矣倭寇情形明如
指掌此固不待借箸為籌便當屈指能笑乃石星執迷不悟
奉楊邦亨片紙為著龜豈望倭奴之不復僥倖封事之萬一
噫愚亦甚矣况臣細覘楊邦亨之揭詞猶然騎牆亦無一定
之論是豈撫按之章奏全不足憑必待倭寇臨城而後為之
變哉試觀今日事勢倭寇乎倭不寇乎封可言乎封不可言
乎計不旋踵義難再辱况倭奴千皮萬態日引月延宮室久已
落成禮儀豈難習熟煌煌金印賈用不售子子干旄節繫旄

落 漢白之機閣盡露 祗惟敬欲彌縫不能奈何尚夢想封事
苟且目前乎噫愚亦甚矣 陛下不聞近日長安中詩乎詩
曰貼肉暗藏蘇武節抱頭忙着祖生鞭又曰還 國好縫皮
眼罩羞將面孔向人前蓋為李宗誠而作也李宗誠宵遁辱
命為外國姍笑昨者 陛下赫然震怒扭解究問 天威一
震中外增氣芽出使重任也昔班超西指漢以重輕奈何當
時兒戲視之而以一豎子辱 命取外國如是尚為 中國有
人乎方小西飛之來也儼然上賓一國鄭重公則宴賞私則
贈遺使狼子野心睥睨窺伺高步濶視旁若無人竟不 陛
謝又為陳三日之市飽其欲而去乃我堂堂 天使銜命而

注屈辱累繫淹歷歲月楚囚南冠蕭然無聊生者鼠竄狼奔
死者膏鏘橫草么麼小醜敢於無狀如臣每念及此不覺
怒髮指冠恨不滅此醜而朝食昔春秋小國之君尚能投袂
而起為死者一洗陳湯忽邳支殺漢使者義勇奮發卒斬邳
支之首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今以天朝全盛之力何
其畏倭如虎強之以及不受之封而貽國家必難報之耻
乎臣竊料今日倭情不封固變即封亦變故皇、議封拙也
急、議戰危也唯有議守為今日第一喫緊勝筭何也臣聞
設封之始業已許之市矣夫封空名也市厚實也倭奴之欲
欲不在空名明甚吾靳其所欲而與之所不欲是啖嬰兒以

石粳啼泣不止也拙也氣憤倭奴者謂宜急徵兵調餉疾航
東指與倭奴爭一朝之命又非計也兵凶戰危事難預必脫
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屯兵日費何啻萬金千里飛
輓所濟幾何平壤之役遼民之死于轉輸者十家而九至今
哭聲未絕即有粟如山必不能神輸鬼運到飢士之口一夫
旆有菜色三軍無復鬪志事出萬一悔何可追臣之所謂危
也故今日惟有守朝鮮為上策朝鮮吾之藩籬也朝鮮失則
遼陽危遼陽危則神京震或以謂朝鮮當棄之者謬也臣
竊謂封可無成朝鮮必不可棄况朝鮮雖云殘破尚餘精兵
五萬及今純近巫選慣戰廉勇驍將精簡銳士電赴朝鮮合

朝鮮之卒因朝鮮之糧胡越同舟相救同心共濟並力死守
此所謂藩籬之守庶幾門庭之安是役也急在呼吸選將簡
兵當以半月為期此則晚矣是以朝鮮每倭也破着也惟是
朝鮮弱不能扶我兵急不能救鞭長不及馬腹風未不舉鴻
毛譬猶石田棄若鷄肋扼喉鴨綠之江負嵎虎踞深溝高壘
添兵增戍固守不動使倭奴不敢窺左足而先登此之謂門庭
之守庶幾堂奧之安中策也必不得已之計也最可憂者倘
或長颺易扇巨浪難防門無結草之堅成彼破竹之勢虜狼
入室所傷必多况兵連禍結後煩民愁奸雄乘之登高遠呼
四合響應根本動搖關係不細故守遼陽為下策謂之無策
可也故今勢在燃眉速如覆手披髮蹶足猶恐不及若石星
終迷不悟剛愎不反仰鼻息於馬上之口敝筆舌於鼠首之
間曰循誤國噬臍何及雖然臣猶有說焉淝水之却秦師由
廟堂處分已定河北之稟唐令在廟筭處真得宜故封事敗
壞星固罪不容赦而罪之首即輔臣趙志臯也昔宋臣呂蒙
正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業之盡鄴瓊之叛張浚見
高宗引咎曰是臣之非才誤國上貽聖憂臣問東事之始志
臯不唯 宗社大計曲昵私交引用同鄉宋應昌幾敗乃公
事先是金臣郭宗上疏力爭其不可語侵志臯乃志臯切盡
恨之至今貶逐而去刑部侍郎朱鴻謨自南都移書責之其

詞嚴義正志皐拂然不悅人之共聞其說到今郭宗之言驗
耶不黷耶志皐又將誰諉耶夫宋應昌通國皆曰不可用志
皐獨曰可用東倭通國皆曰不可封志皐獨曰可封力排公
說德惠石星為此禍階宗為戎首是志皐誤國之罪不在
石星下况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鍾鳴漏盈夜行宜息若志皐
者揣身量分久當知足乃外托闕庭之戀內深子孫之憂
筋力衰朽醜顏就列鮮廉寡耻其於禮何哉禮曰七十致仕
古今通規近代以來貪競不息臣職司糾正釋此不問安向
狐狸激貪更風宜從隗始臣聞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明君
不能愛無用之臣若志皐石星者謂無用之臣也陛下

又何愛此等無用之臣以誤國事哉比之庸醫之治病誤服
其藥幸而不死豈可再誤即皇上不忍加罪合宜勒令二臣
致仕退去別選道德弘備諳練邊情者以代之臣每二臣者非
有嫌隙之怨為此陷害之計唯是時事多艱將相得人為急
故不避嫌怨冒死上陳以補我國家萬分之一伏祈皇上
留神省察社稷幸甚宗廟幸甚臣不勝激切祈禱待
命之至奉

聖旨知道着令九鄉科道會說戰守機宜毋貽後悔兵部覆議
略曰

正使李宗誠逃故辱命已逮下獄所宜更出其代以完封

事若戰守機宜待封事不成更議為當奉

聖旨是選風力科臣一員與楊邦亨冊封為宜右僉都御史曹學程上本倭情已變封事宜停其跡曰

通者封事大壞發言盈庭走宗誠傳惟敬戮從臣遼陽偵報不虛冊使揭帖踵至矣頃奉 聖旨允戴士衡周孔教疏著

令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後悔是 皇上洞見封事

之非而決之衆議也又奉 聖旨選風力科臣一員與楊邦亨

冊封是 皇上又疑惑于楊邦亨之揭謂封事可成也詎

知石星邦亨同條共貫轉相附和詞不足憑且三臣共使

異域宗誠出亡惟敬就傳倭奴何德邦亨獨晏然無事哉邦亨

且死未卜乃請添冊使禁治流言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詐非

本兵矯悞以欺 陛下必倭狡設計以陷 中朝臣望 陛下

詳察而熟計之也本兵謂遼東撫按之報見謂流言今冊使

李宗誠之揭將不足信乎倭情已變猶云未變封事已敗猶

云可成賊臣誤國一至于此吾誰欺之天乎今據李宗誠揭

稱閔白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為封雖不顯言大都有擄

倭奴狡詐異常貪饕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八貢入貢不已必

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

不已必求分割尚義割地不已必席捲朝鮮渡鴨綠江而薊

遼危矣倭情吐露不待今日自宋應昌經略之始李如松入

撥之時沈惟敬使倭之日已歿盟即不盡許七事業已輕
諾其二三願券譙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沈惟敬一札情形破
敗不在于惟敬就擒之日已斃散于朱龍光未死之先矣不
然朝鮮日本一葦可航悠二年餘何難一決以其故不難于
一封而難于七事不辨可知也夫堂：天朝反為倭制皇
：天使竟作虜囚愈要挾則愈彌縫愈昭露則愈箱制此
忠義之士日多拊心飲血相顧罷封事決戰守斷奸臣首以
謝天下逆誤國賊臣內外深結始終執拗甘心媚倭陛下
獨不鑑南宋之幸乎秦史主和終移宋祚前車已覆可為寒
心封事之非私朝以為不可宗誠已誤豈容再誤科臣攻擊
即以科臣違封是以賊臣籠絡深計成則功故于已不成委
咎于科臣是以科臣寧伏鼎鑊不敢奉詔夫人臣委質為
臣東西南北惟其所往死且不避何敢避難為不忠哉願他
日事成猶可結局了事萬一不濟甚至執以為質封外要求
即科臣伏蘇武之節效真鄉之義必不為宗誠抱頭鼠竄以
貽國羞大損國威喪氣狡夷貽身萬年巨竊非之為今日
計科臣往勘可注封則不可若云可成則費冊渡海不成則
持節還朝視君命如兒戲等冊使為說客辱國欺君
罪莫大矣事成功有所故不成責亦難諉天語煌煌著如皎
日今日封事成耶敗耶言官特設驗耶否耶陛下以平章軍

國事托元輔以參贊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一家私奈何偏執
星狼：自用志臯碌：依阿星曰關白可封志臯曰關白可封
星曰再遣科臣志臯亦曰再遣科臣今日封倭之使即昔日排
已之人老博之薦唐介當不若是昔魏學曾赤心任事奇功
未見 陛下嚴譴學曾而寧夏卒奏蕩平今東事潰裂元輔
樞臣不得辭其責矣大臣去留冊使行止 社稷安危係此一
舉伏願 陛下熟察斧斲天下幸甚

天子於是震怒責廷臣規避抗違下曹李曾于獄以楊邦彥充
冊封正使加沈惟敬神機營職御為副使未幾惟敬始與行長
自日本迴還又撤而生浦竹島等屯其未撤者釜山四地沈惟

封事源在

敬既陞副使因舞智揣摩巧完封事弄石司馬於股掌之間矣
時 天朝論訖益激原任太傅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吏
部尚書申時行致仕退居于姑蘇或問于時行曰封事將壞計
將安出時行曰 朝鮮固屬國然 國家不有其疆土不徵其租
賦與內地異戎申戎許春秋所譏惡有以 天朝成外國者朝
鮮能自守則吾助之兵糧以示恤小之仁或告諭日本使之罷
兵則可耳已聞 朝廷遣人諭倭：將各引還釜山以 王京及
所擄 王子故 朝鮮詭云欲入貢 天朝為 朝鮮所過故興
兵伐之于是封貢之議起矣 廟堂若有主持許其封而却其
貢即彼遣使來當令遼鎮撫臣審察代奏而後許封待其表文

既至而後遣使乃不失體今小西飛乃倭將行長一書記耳本
兵益撤三大營神機營兵挾道陳列迎之請 駕御午門樓引
見亦甚廢矣聞京師百官軍民無不憤恨而本兵揚言自以為
得策也已又遣兩使臣賚冠服以注而閔白尚不知之使臣留
待半年本兵自遣其奴注探之竟不得 命而訛言四起使
臣且踉蹌奔還不惟誤 國且辱 國可為扼腕長太息也是
時沈惟敬承 命以後又責令我 國遣使隨其行以通使
于秀吉行長亦曰 天朝既冊封矣 朝鮮若不遣使臣是獨
天朝和爾必得 朝鮮使和乃可成惟敬要我使甚勤且必欲
同行遣其姪沈懋時催之 朝廷依違答之未有決言兩 天
使乃於六月十六日先渡海連遣人催我 國使臣留沈懋時
平調信催之接伴官黃慎馳啓於 朝廷曰若不遣使則當明白
痛絕以示決無可遣之理今者含糊兩間萬一爭機交急又有
後悔 朝廷頗然之而亦久未決沈懋時又遣人必欲再使臣
同往 朝廷不得已將遣使臣久未差出及聞賊發怒然後將
以武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蓋柳成龍以壬辰草檄
中語噉之既久此行欲以遣慎而以慎積勩今又用慎則恐不可
於衆情外擬他人而案在於慎乃 啓曰今事勢已迫必得備
諸賊情者保無虞黃慎明敏有膽略且有夷險不貳之節當今
無以逾此請就令黃慎陞敦寧都正為通信正使以大丘府使

朴弘長為副使慎已在倭營二年矣至是又有是命朝野
氣塞而慎略無幾微色理裝為登程計人胥歎服慎而不互成
龍也慎受命之翌日平調信來見慎曰俺等二年相從情義
甚篤况今將渡海同行此幸何可言也因問慎曰貴國有朴東
亮者乎慎曰有之調信曰其才諳威望與公何如慎曰身俺等耳或
有勝于俺者矣調信曰國王寵任之乎慎曰國王於諸臣有
何輕重焉調信笑曰公之此行案代東亮而往矣慎曰豈
其然也調信曰俺等能詳知貴國事情矣將差通信使時
有一宰臣往執政之家說其當召其宰臣曰今番通信之行可合
者甚鮮朴東亮年少聰明好為叢論在朝廷頗擾擾不安此人

可合執政笑曰此人國王既寵任雖請必不許矣黃慎方在
倭營其勢甚便其擾之甚於此人以此公得此任於俺等甚
幸而於公為不幸矣其後聞之吏曹判書金應南往柳成龍
家相叙之語也申文貞公欽以詩贈之其詩曰

天璞本無價矣之混凡
珉芳蕙擢叢林穢或同襟
弄象姁咸逞媚靜妹長獨
居媻媻豈不佳入宮且超
超時屯難樹功世濁方見
人貞固信自植英穎夙能
伸封狐竟千畝蝮蛇亦養
養誠知托身難跋踞增悲
辛為歡諒苦短作別嗟未
易孤堅詎終室悌神應以
慨焉眷故鴻徵歌聊寄意
朱徽奄夕涼娟娟停我思

慎欲速行而國書未到留待頗久矣天朝人及我國有識者皆憂和事之不成而兵部意甚堅竟致辱命不能結局也時黃慎在釜山倭營以待國書朝廷使譯官李愉朴大根奉國書禮物至星州副使朴弘長亦自星州同國書來到黃慎等祇迎于半程入釜山營倭將平調信沙古鷹門等亦祇迎于五里程丙申八月初四日夕乘舡與平調信同向對馬島初十日到對馬島釜中浦島主平義智及平調信家皆在其處義智方在其國都平調信乃引使臣一行館于義智客舍客舍身義智家德三里而近家舍不甚繁華而極其精潔無一點塵埃茵席皆以錦絹為純以石鱗凌花塗壁窓戶以銅錫為飾島中頭倭皆未在外廳凡接待之禮極致其敬飲食皆倣我國以白沙碎盛白粥具鍤蓋寘匙箸而進之義智妻使人送言于使臣曰家主不在大賓來到而只有婦人輩接待之事不成貌樣心甚慚慙蓋島主妻即平行長女而能治其家威惠并施島中畏之島中老倭多感我國之恩來謁使臣言故事或有涕泣者其他諸倭亦多言我國故事不能忘來犯我國本非諸倭之所喜也沈惟敬中軍李姓者亦奉皇朝誥勅在此島留待我國使臣十五日自對馬島啟舡風勢甚暴怒濤洶湧至洋中航繩幾絕舟將傾側檣頭屈曲而接于水上駭波狂浪如山如岳舡若奔馬或高或下巨鰲噴水天地晦暝舟中之人

莫不失色拖工袖手蒼黃曰措正使黃慎整其衣冠焚香誓海
口占其辭其辭曰

豺虎叢中既持二年之節蛟龍窟上又乘八月之槎捐軀是
甘稽首自誓伏念慎遭時板蕩許國駢馳雖險阻艱難備嘗
之矣然州里蠻貊可行乎我賴有衷赤之不渝可質上蒼而
無愧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宜今日得
力固王事之靡盬抑臣職之當然直掛風帆遙指日域苟可
安社利國死且不辭如或辱命失身生亦何補伏願
靈聖鑑此忱誠庶斯言之不誣天有知也儻一念之或怠
神其殛之

黃慎以其辭投之海中俄而風止波靜鯨鯢遠遁夕到一岐島
其島距對馬五百里周圍僅如對馬之半而居民僅百餘戶平
行長遣副將迎皇敕于此地十九日至即古邪即閩白點兵
之處山上等城城外環塹引海水盈滿其塹城中葺五層之臺
其製極巧倭將正成所鎮也是時正成注國都其副將代守矣
使臣初泊舟也望見浦邊有我國女人素衣藍裳而立一行
人皆注目視之不知是何人既近問之則自言俞政承家婢為
倭所擄天使票下人以銀贖之置于此處而注倭京者也上下
見之如逢故人閏八月初四日使臣一行始到綠玉島宿於善修
寺初七日自善修寺騎馬將到舟次寺傍人家甚盛我國

披擄人幾至五十餘名大半京城人環立寺門前俟使臣出門
拜謁踴躍大拜曰痛矣痛矣上典上典我國方言其拜極
哀楚不忍聞或有哽咽不成拜俱持馬足而哭迨至浦渚觀其
乘舡發行寒業寒業至五八淺水沒膝而立望見痛哭一行上下無
不慘然夕泊赤間閑此閑海路都會一名下閑各處行舡皆由
此地經過形勢極險人家稠密海邊兩峯相對如門其內有房
野秀吉曾與明智相戰殺明智之地也書吏吳命壽者壬辰被
擄來在此地聞使臣之行來泊進謁于使臣心向本國思
念故鄉淚隨言零雖是下賤其情可嘉也命壽且言金牧使之
女方在右倉地亦思本國欲見朝鮮人矣使臣即遣飽手

韓甘孫尋其所至則其女果在其處而蓬髮垢面縷衣多虱形
容憔悴不忍見哭謂甘孫曰自為賊被擄而來未嘗梳洗每願
速死而不得死板佩刀再度刎頸而亦不死欲墮水死而不得其
便嘗為倭汲水艱楚難堪因示其自頸處果有刀痕矣甘孫遂言
其狀聞者墮淚十三日黃慎等自水途島發舡向右倉地天
使先往倭國都遣差官王倫迎于中踞倭將平行長正成平義
智阿里麻等各遣副將來迎使臣一行以下舟注本連寺止宿
此地有我國被擄女子遣一童倭以書來進其書曰

敬上 朝鮮國使臣一行妾前榮川群守金某之女愛而為
毒手豈得不能自死願命已經五年于茲矣至今忍辱不死

之意蓋以兩親俱在少欲一番相見說益哀苦之依然後死亦
無恨每以此情懇乞君主倭則主倭亦已許之今幸使臣之行通
於此時臨此地此天開故路而是妾再生之時萬望諸位矜憐
妾之哀苦之情幸甚若欲章去則當注俟于沙浦或于中路追
及耳

其童倭進此書且言金氏每日涕泣請于主倭歸死本國主
倭亦哀之使俺傳此書若欲章去則主倭送故無疑矣正使
譯官答書諭其車去之意十八日到界濱平行長平義智各遣
小將來迎兩天使亦來迎皇勅于海濱沈天使惟敬先
使家丁一人來言下陸時以笏角前導不止無體面也使臣既

下陸陪

皇勅進至楊

天使邦亨衙門因謁楊

天使楊

天使揖而上堂行禮畢笑謂黃慎曰若不能終始免此行盡亦
同吾輩行乎慎答曰其時未及受國王之命今始追來耳

楊天使曰姑歸館所暇日更來打話可也慎乃辭退與副使

朴弘長同謁沈

天使惟敬衙門沈

天使德從楊

天使衙門

歸兩使請禮沈

天使曰既見於楊衙門免禮可也慎答曰進

楊老爺衙門則為楊老爺行禮進老爺衙門則為老爺行禮今
不為之行禮則甚不可也沈乃受禮頌而行揖迎入內廳啜茶
因問一路接待之禮詳答之曰問于沈天使曰近來事情如
何敢請問之惟敬曰別無他事辭白只等待皇勅及朝鮮

使臣今皆來到事竣有結矣慎等曰辭退寓于上樂寺中房其
寺在大市中連亘一洞中所謂中房者在寺之西棟樑皆以檜
木為之以銅錫飾之廳舍極精潔而但無溫垓只有板房寢處
其中初極不平久而後成熟如慣習矣諸倭皆言去月初八日
日本國都近處諸郡地震無日無之閉白所處之家亦皆壞塌
閉白方在五層樓上不意地震傾倒壞毀其中宮女四百餘人
盡壓死閉白僅以身免兩 天使所館亦壞 天使扶出僅免
揚 天使千惣金嘉猷沈 天使粟下朱壁及家丁四名皆死
又豐外州地震尤甚有一大村人居幾至四三千戶其地忽陷
為大澤山上長松僅露其梢村居者無論老幼男女陷死者幾千
數所餘纔五六百名而方其陷溺之時如有物舉而擲之不知
不覺之中已在峯上故得生使臣經過之地亦有地震之處山
脊皆裂處陷為坎澤諸倭亦言地之坼裂處皆出濁水如豆粥
其臭極惡人不能近又有兩毛之變其毛五色人家或有歲之
者倭多言此皆近古所無之變未知日本將有何變而如此而
獨有我國被虜人廉思謹極言日本在大海之中地震之變自
古有之不足為憂思謹即倭季生徒也福建巡撫御史劉芳譽
所謂秀才廉思謹者是也其父廉海逸者少時與一友人相切
如兄弟其人死而無子其妻美而且少親戚單弱四鄰無顧見
者海逸力辨其妻感其恩待之无異親戚而海逸目與潛

通出入其家每伏於其夫几筵所在房中屏風後其妻朝夕親自治其祭具祭于亡夫極致其哀祭後目在其前食飲自謂不忍難已夫左右乃以飯羹潛越屏風以給海逸或乘其無人之際白晝交合或連夜不出自言如生時在亡夫之側止宿云而荏苒歲月情意益密後乃放縱无忌憚為婢輩所覺呈于法司法司并治其罪而放之因為夫婦生思諱及一女至壬辰之歲初賊入京城思諱即以其妹納于倭賊長成成長成即淵伯親信用事而來止倉洞者也思諱幸其母妹隨長成渡海入日本方在并古關間我國使臣之來即來謁使臣而其言張皇侈大外雖為向慕本國而內實為日本地其情狀極可痛也一日夜黃慎夢得故家之兆朝起書一句于紙置之床上其詩句曰一已將身許國猶有夢還家

是日王千捻倫來見喟然太息曰吾家益遠夢亦不到矣二十一日往見沈天使惟敬惟敬迎入坐既定從容打話回言自己前後事蹟及我國薄待之事頗有恚恨之意慎再三辭退惟敬更留之而謂慎曰此地近處有地震之變無日先之不可不急出避之以免其壓也慎笑而答曰此天之所以惡夫日本而示之以如此之變朝鮮本无干涉陪臣先其畏也沈天使笑曰誠是天之所為然以吾身言之則趨吉避凶不可不為人亦有多死者可以戒謹也因又曰陪臣在此別无他事暇日

可以數來談話也慎乃辭退館所是日王千揆來見慎曰言曰
朝鮮雖極蕩敗而猶可謂之富實倭國則外若富窳而內窳貧
乏近來疲於供給將有不支之狀其時又有我 國被擄婦女
十七人在五沙浦倭將重世家各以書來投其中一書即京裡
士夫之女言辭悽惋通達事理但不能辦一死以辱其身惜哉
其書曰

妾某郡某村居姓某名某女也壬辰歲初隨父母避亂父母
每執妾手涕泣言曰吾之死不足惜而其如吾女何因對坐
痛哭當時妾雖口不能言而心腸如割內自思曰生不能孝
於父母則胡不遄死而乃以遺父母之憂乎不意賊兵搜山
谷益急妾與父母各自奔竄一朝為毒手所得不能自死既
已相訣之後永自絕矣音信何能得通乎天乎 妾有何
罪使妾若是之哀痛慘毒乎父母既死則已矣若或至今生
存則其意慕哀思何時可已天地間豈有如此可憐可痛之
事乎拘在他國今將五歲而苟存性命不能自決者只欲生
還故 國見我父母惟是之望而已父母若已死則雖父母
所居之家款一見之死亦何恨故每朝日出之時每夜月明之
處向天而祝向日月而禱因念今世其能得見吾父母乎父
母今在何地此時念我之情必與我思父母之情同矣天必
能察我此意豈死生還相見之時今者竊聞兩國講好通信

使跟隨 天使來臨此地云此是妾再生之日天意果遊人情也誠荷救出拯溺之德歸我故地得與父母相見是宗與生我之恩無異也妾雖以事父母之禮事之其恩不足以盡酬也抑又聞之被擄人今從行次還歸者多妾則成一棄人雖得還我 國固知必不容於人類而但所願一見父母則其日即死甘心焉耳矣幸察妾哀矜之情千萬是望

一行人見之者無不矜憐有出濟者一日四更地震其聲如雷自西向東屋瓦搖動若將傾倒者人足不能着地正使以衣蒙身出立房外軍官輩驚囂出走譯官李愉以兩手支撐空中而出走蓋恐屋之崩頽也譯官李彦世出走之際為屏風所壓以

為屋已崩頽屋已上微動四女以審其然否內自喜其雖為屋之所壓不至於死也軍官金敬元素多恟當其驚出之時未及開正戶直自小窓而出其國窓戶皆以銅絲為之倉黃之際不覺其突出初不知何人所為問諸人皆不應其夕見羊皮一片掛于毀窓銅絲上始知敬元之所為也蓋敬元常時着羊皮故也時聞白欲於山城州見 天使以地震館宇摧陷幾盡將於初一日來至五沙浦見 天使日本初一日二日二十九日平調信即我國二日招譯官朴大根言之曰平行長正成即自闕白所來傳聞白之言曰吾欲通中國而 朝鮮攔阻不通事猶兩國交戰之後沈游擊欲使兩國交歡而 朝鮮奏聞以為不可和又以沈游擊

與我國同心每憎嫉之李 天使之跳出也朝鮮人亦為之恐
動使之跳去今番 天使之渡海已久而 朝鮮使臣今乃追
來亦不送 王子事事謾我此使臣不可許待我先見 天使
然後拘留 朝鮮使臣稟帖于兵部問其後來之故而後見其
使臣大事幾成而不順如此吾甚憂之必以此意詳告于使臣
急往見沈 天使相議善為措辭以解閔白之怒然後還與楊
天使同往見之可也是夕調信又遣要時羅謂朴大根曰沈
老爺明日早朝將欲往見閔白已使行長正成先往以此意言
于閔白回報然後沈 天使將親往見之矣黃慎使朴大根以
己意答之曰午間以此意告于使臣使臣曰吾自釜山離殺之
時定三條計和事順成則踵 詔使進返一計也不成則任留
一年二年雖至十年一計也若加暴怒事將不測則死所不避
一計也從前已知有此事別无驚懼之意沈 天使亦何又往見任
其所為可也此使臣之意也要時羅聽之嘿然良久而去九月
初一日朝遣譯官李愉往沈 天使衙門探審事情沈惟敬言
于李愉曰吾為汝 國事將往五沙浦欲見閔白 別无他
意但以汝軍之來後於吾行耳庶有何事寔心可也今來陪臣
行長調信來哉所在處有許多說話吾謂渠軍曰今來陪臣從我
久在熊川釜山之人他陪臣皆畏懼不敢入倭營此陪臣狎
身隨我入于倭營李老爺跳去後人心洵懼訛言甚盛此陪臣

不顧而入來此汝軍之訖詳知也今番亦不顧其身越海而來
素不畏死之人汝軍雖賚以言語必不動矣三倭大笑而去正
成又說我曰此是老爺之任也須善辭以解之老爺若不往則
恐難解也吾軍更无容力之地矣吾答曰无更煩說我既管
朝鮮事我不周旋則誰更擔荷乎如是答之矣是日午後行長
等自閑白所來言閑白必須先見兩 天使既後乃許見 朝
鮮使臣矣平調信來見黃慎曰今日兩 天使先往見閑白閑
白又召吾輩而有訖事我亦同往 天使与閑白相會之後定
論 朝鮮之事吾必先來陪注使臣矣又曰沈老爺非但決定

天朝之事者也

朝鮮之事若无結末則是

天朝之事先

結末也豈有是理是夕兩 天使向五沙浦初二日要時羅來言
即者平調信送書曰閑白已與 天使相會大喜請留一日明
日少從容談話吾當細聞真確之言即當先報也初四日兩
天使自五沙浦還平調信亦隨 天使而招朴大根言之曰昨
日再見沈老爺從容勸解閑白之怒而沈老爺連二日與閑白
相會无一言及之吾甚慨嘆 天朝人多恟畏閑白如此誠可
恨也行長正成謂沈老爺曰朝鮮使臣之事更難提起老爺須
言於使臣作書陳情老爺以此書視閑白曰措辭勸說則或可
以解也朴大根曰呈文之事使臣必不為之矣調信曰 天朝
之封閑白而誰為之哉其意本在救濟 朝鮮也 朝鮮事不

順則 天朝之事亦无結末矣沈游擊豈欲如是而已乎此事
結局然後凡事皆順矣吾見兩 天使相議必使有所成也
午時分王子摠來傳沈游擊之言曰昨日閔白謂我言吾於近
三四年來頗有勞矣初我欲請封於 中朝使 朝鮮奏聞
朝鮮不聽又欲假道通貢而 朝鮮不許此 朝鮮侮我甚也
是以動兵相戰矣然此是已往之事不須言矣其後老爺往來
力主和好而 朝鮮極言不可小西飛之往也 朝鮮亦奏請
發兵沈老爺之來 朝鮮使臣既不同來楊老爺之來亦不同
來而今始漫：來到我曾遣兩 王子歸 國而大 王子雖不
能來小王子所當來謝而 朝鮮終不入送吾固已甚怒朝鮮今
來使臣見之何用去留任渠所為可也吾再三謂之曰汝既受
封則是 天朝之藩國耳 朝鮮為兄弟之國此後相好毋用思
曰怨也楊老爺亦再三勸解矣吾當俟其息怒更與之宣諭俟
使成事而故使臣寬心可也吾之此行專為 朝鮮事若不成
吾每倍臣同留此地必至成事矣生意言于使臣楊 天使邦
亨又招朴義儉言之曰昨日閔白言汝 國事甚多而沈老爺
必善處无憂也初五日朝正副使至沈惟敬衙門則閔白遣三
僧皆閔白信任者其中玄以者最用事三僧見惟敬而出行長
正成等以手褰裳露其兩腳疾趨轎前三僧在轎上晏然不動
諸倭之尊敬如此使臣請謁於沈 天使沈 天使不見謂譯官

李愔曰吾雖不見陪臣已知陪臣之所欲言之意矣何必相見
吾之比行專管朝鮮事况陪臣与我一年同處之人也与他
人自別吾豈棄之而經歸不顧乎此亦小事也國之大事繫
於我身不可不盡陪臣姑待之吾思量善處必至成事宜心无
過憂也慎等乃還夕平調信送人言曰沈老爺以書抵閔白又
行長正成以撤兵之事及朝鮮使臣許見事注閔白處明日
午間當有回報甫初六日夜半平調信來見黃慎曰今日午後
行長正成三成二長等來自五沙浦傳閔白之言曰天朝差
天使封我為王榮則榮矣朝鮮無禮故不可許和當再舉兵
征戰豈有撤兵之理天使久留无益明日登舡發程可也朝
鮮使臣亦當出送吾一面聚兵今年內當向朝鮮又聞已招
清正議再入朝鮮之計清正若得志事有甚難者行長及吾
輩只有待死而已調信又曰吾初見閔白問朝鮮何為
不遣王子乎吾答曰王子年少且於壬辰注北方處事多
乖大失人心為土兵所執而降國王論罪遠滴未歸今遣使臣爵
秩亦高矣朝鮮畏日本皆言使臣若注則必殺之或拘留不
還莫不厭避此使臣獨以為自古無殺使臣之國日本雖強決
无此事自請而來矣閔白大笑曰然則速見其使矣天使同
時遣歸可也即以筆定館於楊天使將館于沙康家沈天
使將館于平秀嘉家朝鮮使臣將館買賀秀家願為修理又

定相會之日矣中間忽聽譖人之說心憂至此今後閔白已發
怒清正又贊助之故大事不成今夕行長謂長成曰吾三四年力
主此事終不得成吾寧刺腹而死長成曰何用如是在吾輩之
心亦以為恨也然不能言極是鬱鬱調信又曰使臣少欲先通
事情若定出送之人則吾以輕舡潛送與沈 天使相議同時
出往可也慎曰受我 國命尚未傳 國書何可任意出去乎
調信曰閔白而喜 天使而發怒之後亦使催歸雖欲獨留何
可得也明日吾當陪使臣而往釜山爾自閔白發怒之後諸倭
或言閔白將欲拘留使臣或言一行欲盡殺之或言到浪古邪
幽囚訛言日甚一行頗擾洵懼被虜之人各以所聞來傳或有
與軍官輩同鄉者故亦來相告握手涕泣其中無賸多恟者
處：涕泣如譯官之能知事情者則不動而軍官皆是慶尚道
人無知無識不諳事體故如是輕動也慎召諸軍官諭之曰爾
曹皆嶺南人嶺南人一死於壬辰兵亂再死於甲午飢饉三死
於乙未癘疫爾曹不死於此而已幸矣假令爾曹死於今日已
是後於諸人且與其死也毋寧死於 國事豈不榮哉况今者
別無他慮何乃如是懼恟以損體面為敵人哂笑乎苟有此私
當先及我：尚不動爾曹奚為哉今姑如之後有此私則決不
容貸矣軍官輩齊拜應曰此後不敢如是矣廉思謹自長成家
來言于使臣曰昨日長成謂小的曰 朝鮮使臣本非高官大

職之人正使前以即隨沈游擊在釜山者也閔白以王子不來使臣秩卑故益怒 朝鮮无禮初欲磔殺使臣而拘留一行渠與三成止之曰非使臣所知且自古无殺使之國若照則永他後踞矣閔白照之清正亦以辭閔白而逃若治行李而往則必不速矣而冬間空向 朝鮮大兵則明年二月當渡海云初八日黃慎等詣楊邦亨衙門稟曰陪臣等當初受 國王之命隨老爺而來一聽老爺指揮而往返之教一字在耳今者藉聞老爺將欲發行云陪臣等亦將奈何楊 天使曰吾今明日間當乘舡陪臣亦治行李隨吾還歸可也慎對曰陪臣等奉 命來此者款傳 國書於閔白也今若不得傳 命故則无可以回報 國王者陪臣奉 命無狀事至於此寧欲死耳楊 天使曰若以國書傳於閔白 裂其書而棄之又辱使臣則死亦可矣今陪臣奉 國書而來閔白不受但當奉還進於 國王之前何害焉况陪臣跟隨吾行而吾輩還故則陪臣亦當隨而還國此自照之道此外無他道理也又曰死者正夫之勇也若當死則吾豈不死但徒無益故不為也慎曰老爺已領 皇勅且傳封職之典此則 皇朝之事畢矣陪臣等尚未傳 國書將以徒手還 國故欲死耳楊 天使曰毋謂 天朝之事畢吾已傳 皇勅已授金印而尚无謝表 天朝之事亦未結局也反不如汝輩尚保 國書在身上自自初至終受大辱極矣汝

輩雖留十年事无結局汝輩三百人盡死事不可成矣不如隨
我而還同議於國王之前明白奏聞於天朝可也若不
明白必誤大事矣使臣辭退又注見沈惟敬衙門稟曰陪臣等
受命來此專恃兩老爺而今事已至此不得結局陪臣何以
處之沈天使曰勢將還歸陪臣亦知此意治行而待譬如客
到人家門前主人不迎則何可強留關白所為甚可惡也難以
好意待之又曰人在井上方能救井中之人今吾亦同
在井中何能相救吾輩但當速改更議此事陪臣亦當隨往
可也黃慎等辭退館中上下相訖治行是夕平調信來見黃慎
曰吾陪使臣來此意外逢關白之怒使之空來空返吾極慚慙
今番之事至此惟清正獨喜其他三奉行以下莫不歎恨今聞
清正言於關白曰初聽吾計不遂王子則朝鮮之侮我必不至如
此今若再注則吾當使朝鮮遣王子來謝朝鮮若不聽
吾言則吾當生擒兩王子而來云故關白已使清正等五
將先注而大軍則追後渡海矣使臣之行似在清正之前必能
先報本國有所敵為但清正為人性度異於他人若知此機
事欲速行交戰則勢未及周旋矣使臣今若以權辭許遣王子
以緩師期何如黃慎答曰王子決不可來汝亦能知我國
事情國王之不送王子汝之所詳知而乃為如此之說乎
且我國之制王子雖尊貴只食祿而已不管職事故國中

小之事皆无所知况奉使外國其任極重年少 王子不諳事
務豈可遠入他國此事雖言之無益使臣身死於此不可出諸
口而言之調信曰吾知此意故在前不敢言於使臣矣此事非
但使臣不敢出諸口滿朝之人皆不敢出諸口須 國王忍愛
割恩為生民計庶後事乃成吾通來百兩思之更无他計其次
則有一焉萬一閉白許且使臣隨而撤兵則使臣之行或一年
一度或三年一度而禮物則定其數以成規例則此亦无難使
臣或可以便宜許之則何如黃慎答曰日本誠能撤兵通和我
國无拒絕之道矣每年送使以定規例則此不可成之事使臣
所不敢擅許者况欲定歲幣之數則此使我 國入貢之意也
其辱莫甚决不可從吾今有一死而已更勿為言調信曰吾亦
謾為此說耳白既不許待則此計何所施也時訛言未息蔚
山人被擄在其地者潛言於同鄉軍官曰白欲殺朝鮮使臣
一行而其數極多恐汚市里到兵古關統將皆殺之軍官軍驚
惶問措澤官輩聞之相傳為笑慎乃招行首軍官而諭之曰事
若不順則先及我矣好生惡死吾亦无異於汝矣我非木石豈
能安坐若是乎汝輩觀我氣色可知其言之虛實矣白之不
許通和以不遣 王子之故也今欲 王子之來而先殺使臣
是欲其入而閉其門也似无是理是以决知傳言之訛也况殺
使則極是拙計白函校少不為是矣若必殺之則吾軍雖死

在賊則無謀甚矣以 國事言之閔白之縱吾輩而還 國者在吾輩誠幸矣其意正測為 國家日後之憂少深矣汝輩須知此意可也軍官輩各拜應曰此敢不從命也驚惑之心既泯故內不信之勇若既不見我 國使臣待 詔使亦不以禮辭語悖慢兩 天使及我 國使臣乃於初九日乘舟發程使臣之行既到兵古閣夜半有賊舟過我 國舟傍登其板屋上叫呼者風一行軍官以為將行殺戮驚惶起出或以兩腳並入袴之一邊或倒着其衣李國老則脫衣露體欲跳入海中傍人抱住以免惟朴義男獅張弓而坐差勝於人而如醉後兒恭者不能如平日則同也使臣初不知其驚嚇失措之狀矣明日始聞之招諸人更諭以如此則有害无益之意仍使譯官稟于兩 天使請遣軍官先報事情於 國王 天使不許一日慎等詣楊天使拜亨舡次使其起居邦亨許見使臣慎等行禮後起身稟曰陪臣受 命而來不得傳 國書而歸且不得速報事情如此久稽情極迫切矣楊 天使曰姑徐之與我人同姓可也慎曰小邦之事與 天朝異前頭事勢極緊一日先報有一日措置之事以此為急矣楊 天使曰汝雖先送人不過先注三日吾行亦不留滯矣吾已草奏文而心中憤憤不得執筆今明日間當淨寫以送今姑待之可也 天朝各衙門差官及陳游擊五千惣輩皆在釜山營中若陪臣之報先到則諸人必問吾輩消息

皆將曰陪臣之報已到而天使之不来何故莫不致訝也則事及不順矣陪臣不可先報也來在他國雖或遲報何害焉使臣乃辭退故舡所十月初十日到浪古邪阻風留數日平行長送要時羅來問起居於黃慎等寓處要時羅本能為我國語言與之從容打話要時羅曰閔白多失人心而為惡不悛不出三四年又難保矣朝鮮若以計支吾以過則閔白死後又死事矣又曰閔白初非生長深宮不知民間疾苦者本自微賤起能知步行奔走負薪負米之苦亦知為人工者所侮之可辱所賞之可喜而勞民役人若是之苦日本之人無論大小怨入骨髓決不善終閔白亦自知之每曰吾以親侄為子以至富貴而反欲害我一國之人亦欲杀我其坐而待亡毋寧惟意欲蓋閔白之意以為日本之人若稍安則少能生事於國中故且欲勞之无一息旁靜之時以此推之決不撤兵又至顛覆然後乃已又曰一枝兵先侵全羅其慘如似晉州而若无悍禦者則或向忠清或向京圻雖未可知而全羅道則无疑矣島主將令甚嚴不敢久留矣乃辭去二十二日楊天使始許送人于本國乃遣軍官趙德秀朴廷秀而賫前後狀啟還歸本國二十五日天使以下舡到對馬島阻風仍留二十七日平調信使人請於使臣曰明日島主設宴將請使臣幸早臨焉使臣辭以病是夕平義智送要時羅請曰使臣過本島時俺適往

國都以失迎候之禮今日使臣久留此地不可不一番陪話明日幸須早臨使臣又以病辭要時羅小頃又來傳島主之意曰略修薄具且欲陪話俯察鄙情前日通信使亦不棄俺而未臨請勿堅拒使臣答曰吾軍今番之行異於前日使臣之行今既不能傳命於閩白而今乃私願於島主之宴乎况身有重病故不能赴盛宴幸為我謝島主既受島主之厚意矣翌日沈

天使招譯官李愉言之曰吾聞島主設宴請陪臣而陪臣辭病不往陪臣之處事太過激矣凡事有徑有權何至一向固執未此外國不可無權渠既屢請不往故來言于吾曰俺無面更請願蒙老爺之德使之來臨云使臣一番往來似无大害矣黃慎

使李愉回報沈 天使曰我 國與閩白講好之後則兩 國

之臣相與宴飲无以害矣今閩白不見使臣：：不得傳

命使臣與彼人相會宴飲極不妥當老爺雖有所指揮而不敢從命未在某域朝夕飲食亦且不獲已而索諸渠處既有覩面更以何心赴宴飲為乐乎沈 天使笑曰為小事太固執矣是

日平義智家大設宴具終日等待而竟不往十一月二十三日

黃慎等自對馬島發船至洋中風勢漸微 天使之船還泊大

浦而我 國船摧檣役將向釜山指路倭人皆極力止之曰吾軍熟諳海路未嘗无風時渡大海若值日暮遇大風則必漂到他處矣獨 本國都訓導金得以為今觀天時必先逆風若

勤於櫓役必能達釜山於是使櫓軍飽喫酒食催督櫓役日暮
後到釜山二十五日遣軍官孫儀賫狀 啓馳歸京中黃慎下
船注見陳游擊雲鴻王千惣狹吉陳賊中事情而故十二月初
七日 天使在大浦遣差官楊得全士福賫奏渡海向 皇京
馳去是夕行長盛政等陸續渡海沈千惣時懋招李愉曰沈老
爺使全士福傳于陪臣注 王京必有許多措置之事先向

王京可也此意傳于使臣黃慎以下聞此言理裝將起程行長
聞黃慎等將回京師送沙古鴈門來致禮物因請相見曰使臣
館所甚煩請於館傍空家相見於是會行長於空家行長曰使
臣遠到不能成事而歸我亦無顏矣閔白初還 王子之時以

為必送 王子一人以謝也終不入送故我於前日稟于沈將
擊沈將擊答曰吾請陪臣於 國王而 國王猶有持難之色
况能遣 王子乎更勿煩說我又言於楊 天使楊 天使催
唯而已我輩初亦以為陪臣獨往事或可以成也今閔白以
王子不遣之故發怒亦以吾輩為慢也前日天使相會之時吾
不敢見閔白矣使臣須以此意詳達于 國王使大事有成也
吾自初主此事今將三四年必欲此事有成也黃慎答曰
王子決無往謝之理吾輩不可開口於 國王之前設令開口
必不可成吾輩在此說話只是空言矣吾輩雖未復 命已知
朝廷之意故言之如此行長曰 朝鮮必疑日本拘留 王子

故不送然必無是理但閔白之意以為我前已放還 王子而
朝鮮不以 王子來謝此甚謾我也若非 王子雖以百官盡
往無益 王子一往之後更無他事又曰 國王愛 王子雖
至矣而須以前日被擄之時思之為億萬生靈之地則極好矣
吾亦知使臣難於開口也然須以此情明白陳達好消息速報
於吾吾力圖四五月前使大兵不出若大兵出來之後雖有好
消息亦無及矣又曰 朝鮮每疑吾輩贊成壬辰之禍而閔白
有命不敢違矣非吾輩自請而來也平義智亦以此事為恨也
義智即俺女婿也吾尤以通信為急使臣還 朝須白吾之情
宗可也慎不答各歸館所翌日登程黃慎既還詳奏前後事
情因陳賊再動之意 上嘉其勞特躋嘉善以賞之其後倭人
往來每詢慎起居比之麗朝圃隱時兩 天使亦渡海還泊釜
山揚 天使邦亨先回 星京詭報去年九月初二日于大版
城受封即以初四日回和泉川然謝表不來倭兵不撤邦亨徒
手歸而清正已屯西生浦聲言 王子來謝然後始解兵又欲
見僧將松雲招雲乃八于清正陣中劍戟森列倭眾四面圍繞
而松雲少無怕色從容談話清正問曰 貴國有寶乎松雲答
曰有之矣清正曰何物耶招雲曰以汝頭為寶矣清正大笑而
罷敬待而送之招雲還言清正所言極悖 朝廷即遣陪臣鄭
期遠柳思瑗具奏賊情 天朝聞者甚怒沈惟敬矣惟敬最後

以表文送于 天朝而案驗其文則潦草不敬折用豐臣圖書
不奉正朔無人臣禮人莫不恠之惟敬於是托補奉 勅待兩國
事完當故乃率營兵三百出入釜山仍住宜寧慶州之地揆事
不諧便欲舉足入倭使者往復無數其所敵為人莫能測而外
以義辭欲自解於人移書我 國宰相慶林君金命元其書曰
天朝游擊沈惟敬敢將微悃暴于 朝鮮國慶林君閣下大
人日月倏馳往事如昨倭寇貴境直抵平壤目中已無八道
矣老朽銜命哨探倭情相機撫馭得與足下豎李體察相會
于擾攘之中目擊平壤迤西一帶居民流離愁苦如坐針氈
朝不謀夕之狀殊可痛心足下身歷其事不待老朽之喋喋
者老朽檄召行長相會乾伏山約束不令西侵聽命罔敢踰越
者數月迨及大兵之至而致平壤之克設或彼時老朽不來
倭乘祖公之敗而走義州未可知也平壤一道居民不被其
荼毒者 貴國之幸莫大矣倭將行長退守 王京總兵秀
嘉副將三成長成等三十餘將合兵連營控險扼要牢不可
破碧蹄戰後尤難進取彼時判書李德馨者見謁老朽於
開城府謂賊勢既張大兵且退 王京少無可望矣因涕泣
語老朽云 王京根本之地得之可以歸召諸道乃今事勢
至此將奈之何老朽云徒復 王京若無漢江以南諸道事
勢亦難展布德馨云苟復 王京寧出望外漢江以南小邦

君臣自能尺寸支撐不難也老朽去我誠與爾一國圖之務
得 王京并復漢江以南諸道及還 王子陪臣方為全國
德馨濟世叩頭感激云果得如此老翁再造小邦功德不淺
鮮矣俄而老朽舟次漢江 王子臨海君等自清正營遣人
奔語老朽去倘得歸 回漢江以南不拘何地任意與之老
朽不從且與倭將誓云肯還之不肯還隨而殺之其他不
必言也 王子係 貴國儲君老朽敢不知重當此之時寧言
殺之而不肯許他事及至釜山指質盡禮多方曲意于 王
子前倨傲而後恭敬時有緩急事有輕重不得已也殺言之
下 王京倭退矣沿道柵營遺糧不可勝計漢江以南諸道
盡得矣 王子陪臣盡歸矣終以一封羈縻諸酋歛手於釜
山窮海之地惟命三年不敢妄動續以封事議成老朽奉
命調戡 王人復會是下營李德馨輩云今往封矣倭武退
矣 貴邦善後之策何如德馨應聲云小邦善後之計小邦君
臣責任也老翁不須掛意老朽初聽其言未嘗不奇其大有
力量大有識見偉然一柱石也及今覈其事實似覺文章切
業不相符合老朽不能不為李判書惜也且如釜山竹島諸
營未聞即撤老朽責也而機張西生諸處倭兵盡沒營柵盡
焚交結地方官俱有甘結矣何乃清正一來不聞一戰不折
一矢地方官抽身讓之何也既言漢江以南自能尺寸支撐

何已得復失若此乎又言善後之事小邦責任何乃不聞大
計止有號泣 闕下之一策乎兵法云強弱不當衆寡不敵
老朽亦非責難于 貴國諸當事但云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
標練兵備守相時撫馭 貴國當事諸賢亦不可置之不問
耳渡海以來老朽四會 貴國王彼此問對之言出于肺腑合
于時宜毫無假借毫無虛謬 國王之心老朽之心彼此同鑑
明矣老朽誠謂東事至此可無他慮不期 貴國謀臣策士機
智百端間事迭出內以危言激怒于 天朝外以弱卒挑釁
于日本至于松雲一番說話則又出禮法之外其曰前駁伐

大明曰割八道 國王親自渡海故服頃刻之間二三其說但

知此說可使 國王動念矣可激 天朝發兵矣獨不念 貴
國止有八道若盡許之又許 國王親自渡海故服則貴國
之宗社臣民皆為日本矣又何敢于二王子耶老朽以為
三尺童子決不失信至此清正雖橫亦不放肆至此又不念
堂、 天朝統馭外藩自有大體一息一威亦自有時必不
肯以數百載相傳之屬國置之度外亦不肯從不奉約束
之逆賊擄我藩籬理勢然也老朽極不省事至于內外親疎
之別順逆向背之情亦人人所易曉者矧茲欽承 勅命調戢
此事成敗休戚關係非輕敢以 貴國之事蔑焉不加意耶
又敢以日本之橫隱然而不報耶是下深于大體詳于國事

用是走書韋足下亮我素表即為上達 回王并使當事羣僚
僚際知所以也既仰我 天朝以為萬全之圖還當聽命處
分以冀無疆之福毋徒過謀日勞而日拙也至為不盡

是書所辨 王京以前鑿一可徵而釜山以後未免支僻隱語
以自掩護其情也 朝廷續遣陪臣權快等告急請兵於是 中

朝科臣蔡思穆鄭汝璧張文萃吳文粹呂鳴珂周孔教姚文蔚
張輔之楊應文等先後上本言封典之當罷本兵之誤國總
督之依違請皆削職回籍更議出援其中周孔教之疏最嚴
切疏曰

臣於二月初五日接得寬甸總兵馬棟塘報內稱倭首清正
於正月十四日統駕騎船二百餘隻已泊朝鮮駐劄機張地
方昨夜漏下三鼓又得聞孟良相塘報倭賊已奪梁山一道
透其太守臣為之通夕不寐不勝私憂夫騎船者騎兵也騎
船二百步船可知清正一將所統如此則四將所統可知且取朝
鮮安用騎我誠恐倭奴意在藩籬而在吾之堂奧臣念及此
為之寒心幸遇 皇上天授神武明見萬里下廷臣會議此
轉禍為福之機改結易鞅之會茅誤國之臣不更即忠言
無用臣往歲六月廷議竊料倭奴必覆曾建從新之策言之
至於流涕使星早採臣言庶幾有補今見免顧大已為後時
星誤 國之罪即推髮難數臣姑舉其一 二星原奏一倭

不習方許冊使渡海今冊使渡海而還矣而倭有增無減此
其欺皇上一也星原報清正被殺今清正儼然領兵此其欺
皇上二也星原奏一封之後不許侵犯朝鮮今冊使未還而
倭船二百已泊朝鮮梁山一道已奪矣此其欺 皇上三也
自古大臣未有使家人入外夷者舊歲六月星使家人張
竹潛入倭營直至十二月方回傳聞金帛珍寶往來綢繆
純中揆閣真不可曉此其欺 皇上四也十二月內又造偽
表一紙送科臣徐成楚成楚曰表無年月此偽表也今據
遼東巡按李思孝奏報原無謝表矣此其欺 皇上五也明
知倭無謝使悞 陛下之譴責也預先誑奏曰不必來謝以滋騷

擾則昔日小西飛者之來獨不控擾乎使非 皇上洞燭其
奸責令來謝則咫尺之偽表取之楊邦彥袖中而具矣此其欺
皇上六也倭首方稱兵與我為仇動輒誑奏為屬國未有屬
國而不遵約束者是誰欺乎此其欺 皇上七也明知關白
所欲者朝鮮土地也誑奏曰責禮文閣白何愛於朝鮮一禮
而至費十年之訓練五年釜山之坐守乎此其欺 皇上八
也不惟有八欺且有五誤平壤之後倭已退而守 王京矣
當時講固退不講亦退乃信沈惟敬之邪說許七事而講墮
倭術中貽禍今日此其誤一也先是川浙之戍兵不撤朝鮮
庶可恃無恐何秦撤之以媚倭也今朝鮮顛覆之後遠水能

救近火乎此其誤二也方孝宗誠棄印而逃倭情已露矣
皇上赫然震怒下廷臣會議、莫非可行者星竟閣不行急
則中飭塞責而已故督府請餉不與請兵不與名為申飭而
實中制之此其誤三也倭之所小者馬耳星又以名馬五百
匹棄之以資倭此何為者此其誤四也言倭變者目之為樂
禍言不愛者喜之為護已言修備者目之為張皇偷目前者
稱之為安靜蓋自謀封以來倭日練兵日修甲蓄銳以伺釁
就日撤兵日弛備拱手以待敵此其誤五也有此八欺積此
五誤從此東南半壁昏昏多事矣 陛下何負於星而星負
陛下如此誠可痛恨昔人有言事不誠思動輒言誤、不可

穀也譬猶夾者前著雖差後著猶可救也若著著皆誤何以
取勝星嘗言誤著甚多敗局已見 國家大計豈堪幾誤令
社稷安危在此一著極瀕救焚如恐不及 陛下又何惜此
欺罔之人以重誤大事伏望 皇上英斷將石星速賜議處
亟選文武忠赤大臣一負代管樞事悉修戰守更置將吏以
海去處某為除要當防沿海官負某為慮勇可倚一、留意
振刷庶可內治既固外侮自絕不勝泣血祈禱之至奉
聖旨覽疏知道了 朝廷已處分退而待之可也是時楊邦彥
見廷論已峻始直吐願未委罪沈惟敬並以水兵及總督手書
進呈 御覽 天子大怒惟敬賣國而水兵緝縫罪狀 命逮

惟敬初倭委七件事一日割地二日封王三日進貢四日印額
五日蟒龍衣六日冲天冠七日欲如單于之於漢室而婚公主
而惟敬諱其四事只言封貢印三事故和事不成而天子始
知其詐切責本兵兵部尚書石星上本辨明總督孫鏞乞解兵
樞天子乃下揚邦亨于獄劾問如律 勅刑部會卿科覆議
其議曰

萬曆二十五年月日刑部尚書蕭大亨等謹奏奉 聖旨九
卿科道等官會同覆議揚邦亨等事這者事情內稱邦亨不
肯承認一節今據石星所奏密揭徐等每還公同驗對果係

邦亨親筆併將李宗誠慎茂龍面寬都要從寬具奏不許含糊欺

隱欽此又該兵部尚書石星奏辨即奉 聖旨著一併看問
來說欽此臣等謹會同九卿科道官齊赴東 闕將揚邦亨
李宗誠慎茂龍等書揭四本及續發下揭邦亨稟揭一本逐
一驗對據揚邦亨則供稱不知孫總督有無探險清正之兵
必非因此而揚邦亨又供稱許賞揭帖是直但與冊發險匹
年月先後不同玉帶改造係沈惟敬叫帶匠朱龍改換紅鞋
李宗誠則供稱揭帖印信是但揭帖後慎茂龍與揚副將清
正回軍門小西飛報行長書稿各一紙附覽數語不肯承認
在慎茂龍則供稱孫總督止遣茂龍等齋文三度宣諭清正
行長渡海並無書幣其回文在孫總督處及副將所抄清正

書稱三道面質記各不承認邦亨又云係人代書不題親筆
其太學士陳于陞與石星副帖一通不甚緊用且無代証難
以勘問外該臣等公同叅者得來倭議封之始末舉朝
慮其不可成獨力擔當者石星一人耳原其心正欲偃兵省
餉保護屬國雖非有他但輕聽細人之言幾誤軍國大計
即本官自言封事不從副帖因致累乞罷免可謂自知極審
合令回籍以俟來事定日另議處分至于孫鑠身任疆場之
事偵探倭情順逆酌量使臣進退亦自職掌據稱責捧勅
文勸諭毋使無非播威靈重王命謂之交通謂之哄誘
籍以清正之再來該過于鑠宜戮四幣使能破已封之成事
批臣等反覆叅詳萬可保必無者楊邦亨么麼武弁反覆
小人依違于沒海之時罪固難逭計奏于遂朝之日情尤
可惡且令倭奴寇在門庭有燃眉剝膚之勢孫鑠職在關外
正故焚拯溺之時一切防禦事宜責令悉心籌畫不得杜門
避避致失事機臣等奉旨公同者問謹將問過事情洗寃
且誅併楊邦亨李宗誠慎茂龍等親筆供詞四紙同奉進呈
御覽但大臣去留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擬統候聖
斷奉

聖旨這者問事情徐等既說石星心欲息兵省餉但輕聽誤
國情有可原姑且革了職送籍候旨定奪又說清心再

未非因孫鎮所致令避避恐失事機也者革了職回籍聽勘
其蒞遼總督有缺即便會推以歷邊疆兵事的數負來者楊
邦彥反覆小人未當重究姑念其速使之勞者革了職任水
不叙用該部知道

於是九卿會集 閣下推以前兵部尚書田樂代石星為兵部
尚書其時樂致仕退在田里未朝之前以刑部尚書蕭大亨暫
署兵部事又廷推兵部左侍郎邢玠代孫鎮為欽差總督蒞遼
保定等軍務經略禦倭無理糧餉進兵部尚書蕭都察院右部
都御史玠号克田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性
寬和持重養威決策各當其機危軍務一聽於經理其票下

將官則欽差蒞遼軍門管中軍事務統領中協征倭兵馬後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高策領兵二千五百紀律嚴明管下軍卒如
有掠民財物者必罪之而還其主下營之地尤加鈐轄所過吳
如署都督僉事戴廷春号小泉陝西寧羗衛人中軍旗鼓官原
任守備將領儒号靜吾浙江紹興府會稽人旗鼓官張九經騎兵左
營守備參將體統行事都指揮僉事楊廬号小芹陝西綏德衛
人領步兵九百九十副總兵祖承訓領遵化步兵七千原任游
擊將軍葉思忠號仰川浙江金華義烏縣人原任游擊將軍喬
一麟号紹儒順天府大興縣人原任指揮使宗應魁北直隸
密雲衛人騎兵指揮使張隆領馬兵七百六十游擊將軍董

用威提督一元之臣領兵三百永平後部千總斯天爵領馬
兵七百左營千總王成領步兵一千一百五十大同委官王宗
義領馬兵九百八十遼兵營指揮使蔡仲宇領馬兵七百六十
右營千總李國輔領兵八百八十人皆隨總督聽用官龐澤及
李大諫張彥池以聽用出來又以遼東布政使楊鏞為欽差經
理朝鮮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上察總督指揮下總提督以
下來住平壤楊鏞号蒼嶼河南歸德府高丘縣人也有俠氣遇
事敢為性又疎宕不拘小節持身峻潔其擢下將官八人中軍
副總兵署都督僉事彭友德旗鼓官守備指揮僉事李開先領
馬兵一千五百二十人備禦指揮僉事李逢陽指揮僉事劉武
仲領馬兵一百人遼營親兵千總李友勝領兵八百人統領調
兵千總李益喬領馬兵一千二百九十人寬典中軍章煥武指
揮使黃應暘又以都督麻貴為欽差提督南北官兵營倭總官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統宣大兵一千駐 朝鮮號令諸將貴
號小川大同衛人其先回回人容貌雄偉鐵面華髮顧眄有威
望之知其為大將也持身簡略訟路假之凡有和議輒不應曰
朝廷欲謀和則一熊言之士足矣何用我輩領十萬軍來耶其所
屬總兵官以下二十七人欽差備倭中翼副總兵原任都督
金事吳惟忠領步兵四千欽差備倭右翼副總兵原任都
督僉事楊元領兵二千欽差備倭右翼副總兵都督僉事李

芳春領馬兵二千欽差備倭左翼副總兵署都督僉事李如梅
領遼宣二營兵一千五百欽差備倭左翼副總兵署都督僉事
鮮生領大同馬兵二千協守原任副總兵佟養正協守備倭副
總兵署都督僉事李寧統領保定營馬兵二千欽差三屯中右
營游擊將軍都指揮僉事牛伯英統領薊鎮馬兵六百欽差游
擊將軍都指揮同知陳思表統領延綏營馬兵二千欽差原任
游擊將軍都指揮同知顏貴領宣大馬兵三千欽差密雲前營
游擊將軍都指揮同知柴登科領馬兵二千四百欽差統領浙
鎮勝營兵游擊將軍都指揮同知茅國器領步兵三千欽差統
領保定營兵游擊將軍都指揮僉事李化龍領馬兵二千五百
欽差統領大同兵游擊將軍都指揮僉事楊萬金領馬兵一千
欽差統領宣大招募義兵游擊將軍都指揮僉事擬審領馬兵
三千欽差統領三營屯兵游擊將軍都指揮僉事盧得功領馬
兵三千欽差統領薊鎮永平添防南北官兵游擊將軍署都指
揮僉事陳寅領步兵四千欽差統領廣福調兵游擊將軍署都
指揮僉事塗寬領馬兵八千五百欽差統領宣府營兵遊擊將
軍署都指揮僉事陳安本立領馬兵二千五百欽差真定營坐營
官都指揮同知薛虎臣領馬兵三千欽差統領浙直水兵游擊
將軍都指揮僉事李金別領舟師三千三百欽差統領南北調
兵五軍四營叅將都指揮使盧繼忠領馬兵二千七百七十欽

于百買與
傳戰于居
于中檢死

差協守東路參將都指揮使楊登山領馬兵一千二百欽差統
領西路參將都指揮使李寧領大同馬兵二千六百四
十欽差遵化營兵參將都指揮使陳恩同領馬兵一千五
百千總葉邦榮領浙兵一千五百千總葉朝柱領兵三百咸統
於貴其中勇將牛伯英少川保安衛人勇冠三軍修養正壬
辰革職歸至是納米贖罪而來我 國人服其清德為一百五十
斛米助之養正悉以銀子計直而還之鮮生字文英號順泉宣
府前衛人驍勇善戰臨陣必先登鈴束甚嚴性又恭謹每謂我
國人曰我以擅軍誤蒙 國恩抗禮於千乘之 君不敢承當
接待時俯伏盡酌拜起甚恪盧結忠流仰雲浙江處州衛人楊

自雲山進軍之
日賽獨請決
戰橫臥馬前
作歌詠之奇
以疾卒于軍

登山字愷明宣府懷安衛人勇敢善戰亦嘗先登探寨號西河
大同右衛人捷將之中最為勇健頗貴字世傑孫晉川宣府右
衛人勇力絕倫與鮮生楊登山探寨齊名號為四將崇登科字
仰元號汲泉茅固器號行吾浙江紹興衛人武進士出身李化
龍字雷門保定中衛人楊萬金山西太原人陳宣字富陽浙江
州府金鄉衛人李金字長庚字龍岡浙江台州府松門衛人安
本立字卓吾廣寧人薛虎臣號泮溪直隸保定府人也又以欽
差總勅遼陽等處海防兵借山米按察使蕭應官監其軍 應官
號觀復南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甲戌進士又以欽差管理備
倭糧餉戶部山、清吏司郎中董漢儒督其餉漢儒字誼臺直

隸大名府人己丑進士又以欽差守遼鎮東寧道帶管防海
道事河南布政司右參議張登雲欽差督畫軍務兵部職方司
員外郎楊位登畫其軍務張登雲號浩宇山東兗州府慶豐縣
人隆慶辛未進士楊位字錦溪河南府汝寧人萬曆庚辰進士
是年五月初九日晚麻提督抵遼陽十八日向鴨綠江東發兵
止一萬七千人提督題請濟師經理疏請募兵川浙並調薊遼
宣大山陝等處兵又謂朝鮮惟關山水兵稍勁請更調福建吳
松水兵而亦督劉綎率川漢兵六千七百以待後日繼援統數
前後徵發十四萬七千餘名矣時麻提督密報候宣大兵先至
兼倭未備徑取釜山以挫其銳氣經略謂直取釜山則倭長可

前後徵發
十四萬

孔明不用
魏延奇計

擒清正可走此是奇計而其勢不可止也提督乃部分諸將以
楊元愨忠州吳惟忠守南原茅固器住星州陳惠衷屯全州楊
元奇以六月濟師南下元以忠州我破與吳惟忠挾地守南原
七月麻提督渡江馳至碧蹄計王京去釜山一千四百
里而南原忠州並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擡且行長營釜山清正
營西生浦如破釜山則陸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只容馬
輜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倭必仗
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三處咽喉地倭船鱗次設屯惟
巨濟尚無屯兵此應先據恐一也梁山茅地三浪江倭水陸各
一技在梁山東西扼險吾無應援相救又蓋以撥張等處兵自

東則益不可當矣如欲攻清西營則陸路自西而東當由東萊
機張自北而南當由慶州蔚山北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又多
福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西而東由長鬐甘浦同雲而長鬐
倭兵水柵極年弱所依者水而水戰嘗不利山月正兵預東西
各水兵一枝幸其回顧又用奇兵由陸衝突仍以南原一軍捍
全羅大丘一軍扼慶尚又以一軍屯全慶間如宜寧晉州者為
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路水兵東西齊舉此是正著而兵
糧不齊似難輕舉乃以疏聞 天子諭典經理相議圖勒時太
學士張位亦請于開城平壤兩處開府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
師東為 王京雋嶺之援固山鼓鑄以資軍用未得南將以禦
倭仍宣諭我 國我 國乃奏不任情由略曰

小邦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而今並殘破只居漢城亦荆
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為重慶尚門戶全羅府藏無慶
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終無所資以為根本斯乃
倭所必爭我所必守倭若據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
島濟州皆為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侵一二日可抵鴨綠即開
城平壤不足為固往往在壬辰倭陸至平壤又從水路扼全羅
繞出西海幸舟師扼于開山島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
西生浦為其第六對馬島釜山間海道幾百里為其糧道可
擇慶尚道要害處屯積兵糧時以輕兵相機攻剽以蹙其勢

而又以利艦銳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於
開平則土地饒饒終不如南方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兵部回奏屯田兩處計甚不便其議遂寢焉時
楊德兵元等各逆信地蓄糧治兵以為倚角之勢而漢江以南
則南原據湖嶺之間城頗堅完略據兵尚志曾補守缺壞為可守
之地城外有蛟龍山城衆欲守之楊元以為本城可守乃增守
城一丈城外後濠內又葺羊馬牆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發三
聲晝夜葺役月餘粗安楊經理乃平諸軍次第渡江經理駐
平壤提督以下駐 王京先加藤主計頭即清之未渡海也畏
我國身師善戰尤悉統制使李舜臣欲縱反間以去之平行

長使其將要時羅往來慶尚左兵使金應瑞陣以致應懇之意
且言與清正不和者密言於應瑞曰倭大將行長言今此和事不
成皆由於清正吾甚疾之某日清正當渡海某島 朝鮮善
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致勝慎毋失也應瑞信之馳 啓其事
朝廷以為然海平君尹根壽以為機會不可失屢 啓請之
上召大臣及備局堂上又召黃慎雜議 上問黃慎曰行清二
賊果如有隙乎慎對曰二賊雖實相仇賊首令之則宜無異同
且未聞自古奇謀秘計出於敵而為我利者也 上是慎言顧
柳成龍曰此言正是洞意如何左右幸其或成請以慎往奉且
從李舜臣前進邀截海中 上顧慎笑曰欲遣卿行其如久

勞何慎對曰 君有命矣何勞之有罷 朝即行蓋慎緩自海
外來未及見其母矣亦不見厭憚之色 朝廷以慰籍諸軍名
而實令舜臣擒清賊也慎馳見舜臣密諭 朝廷之意舜臣曰
海道艱險賊必多設伏兵以待多率舡賊無不知小其船則反
為以襲矣遂不行是日清正果來是島京身行長謀羸師以誘
我也要時羅又謂應瑞曰清正今已下陸 朝鮮何不要截洋
中乎佯為恨惜之意事聞于 朝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鞠前縣
監朴惺亦上疏極言舜臣可斬遂遣義禁府都事拿米以元均
代為統制使 上猶疑所聞不盡悉遣成均司成南以信往閑
山廉察以信亦奏曰清正留海上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

舜臣逗留失機於是下獄 今大臣議罪判中樞府事鄭琢言
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遠度其不遠未必無意請寬恕
以責後効拷問一次滅死刑機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縣聞舜
臣下獄憂悸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往都元帥權慄懷
下復軍人皆聞而悲之嘗時在廷諸人論議分岐尤甚西人士
元均東人士皆臣互相攻擊置兵事於度外 國之不亡幸
矣元均既代舜臣盡密其約束狼狽自月軍心怨憤嗜酒酗怒
刑罰無度號令不行時平行長又遣要時羅給金應瑞曰倭
舡某日當添至 朝鮮舟師指可邀擊應瑞信之言于元帥從
元均進兵元均雖知其勢之難而既陷舜臣之逗留慙無以為

緋只得盡平戰艦進前為邀擊之勢賊之在岸上者俯視我 國
戰士搖槳乘潮而出互相傳報均至絕影無風作浪起日且昏
黑船無所止泊處遙望海洋倭船出沒無數均督諸將進戰慶
尚右水使裴楔力誅以為不可猝戰且島嶼有窄不利行船宜
移陣他處均皆不聽楔乃私約所領船戒嚴待變見賊來把將
奪港而走也均鳴鼓催進不已舟中人自閩山終日搖櫓不得
休息又困飢渴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橫進退乍前乍却倭欲度
之與我船相近輒猶徘徊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船四
散分漂不知去向均報收餘船遂至加德島軍士渴甚爭下船
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將士四百餘人均乃引退至巨

濟恭川島都元帥權傑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召秋之督令更
進均遂到軍中憤恚飲酒醉卧諸將欲見言事而不得衣半倭
船來襲我軍大潰均走至海邊乘舟登岸欲走而體肥銕坐
松樹下休息左右皆散為賊所害八月初七日也有詩為證
曰

傳道扶桑寇潛遶下瀨師屯船飲滄水却護搃與尸漢將能
誅奧周屠忍邑岐中宵坐盡淚憂憤有誰知

華陰寄憤卷之三終

